傷寒論輯義

歐陰霍乱

易復

十

傷寒論輯義

六

第二頁裏面首行從字難解恐是誤寫
宜更審訂

傷寒論輯義卷六

丹波元簡廉夫學

厥陰病脉證并治

厥陰之爲病消渴氣上撞心心中疼熱食則吐蚘下之利不止

王圖食則上有甚者二字利不止作不止

程厥陰者兩陰交盡之極也極則逆逆固厥其病多自下而上所厥陰受寒則雷龍之火逆而上奔撞心而動心火受鬱則消渴而心煩胃虛則蚘上焦復擾是以消渴而心煩胃虛而

爲厥陰自病之寒非傳熱也且見烏梅丸條厥陰唯述寒厥熱厥厥寒利熱利相似故今病因寒熱復及下利而反病衝陰

食則吐蚘可知食固吐出也故烏梅丸章曰得食而嘔可汗

下能食也食則胃中自冷可矢以此句結前證見

下

為重厥陰則寒熱相錯用藥有所顧忌然比之少陰之純寒猶有陽存耳周氏載陳氏少陰厥陰之辨其說欠要數故不錄

食則吐蛔本義詳說見烏梅丸

章上

前氏曰按厥陰篇中次第不有純陽無陰之証有純陰無陽之証有陰陽並存多差少之証大率陽証當取用三陽經治法厥陰脉陰証當取用少陰經治法為邪在陽病為易說見傷寒論此篇中次第不為邪在陰病為難說見此篇中次第不為陰勝而及也雖中間有不必備諸方為陰勝而及也其為陽勝而及也雖中間有不必備諸方為陰勝而及也雖中間有不必備諸方為陰勝而及也雖中間有不必備諸方為陰

飢不欲食食則吐蚘上攻胸脘心煩而利消穀令人懸心善饑脾蚘上攻胃令役有消渴之證靈師傳蒲胃中熱則消穀令人懸心善饑脾蚘上攻胃中熱則消穀令人懸心善饑脾蚘上攻胃中熱則消穀令人懸心善饑脾蚘上攻

程　厥陰之見上熱由陰極於下而陽陽於上陰陽不相順接使然非少陰水來尅火亡陽於外者比寒冷不可犯下焦而不方寸上焦飲水者少與之使陽神得以下通

疏義曰若多與之則太陽喫灌之有明戒兄厥陰乎其致停蓄釀禍必矣

而復不犯及中下二焦亦陰陽交接之一法也

案成氏以降以渴欲飲水爲陽回氣煖欲解之佳兆殊不知消渴乃厥陰中之一證特柯氏註云水能生木能制火故厥陰消渴最宜之是也蓋曰愈者非厥陰病愈之義使是渴之一證得水而愈也汪氏引武陵陳氏辨篇首消渴與此條之消渴不同竟不免牽強耳

五　此論四逆不可下以起下文之意

諸四逆厥者不可下之虛家亦然不可吐篇下作吐

疏義曰以下二十七章統論厥逆諸証至麻黃升麻湯章也成氏明理論曰四逆與厥有異也又曰厥者冷也甘氏於四逆誤可哭聖經貴此章出也蓋有欲一下之段條故取之恐下工之妄戒之也其段條見者即上熱下冷之病故也是所以厥逆之爲厥陰也仲師本此章于本篇不出少陰篇則此章至在本篇始可解可法也虛家因段見下证亦固可省其下工不省而誤下者太陽以來甚多記則自始不作文而可也然則此章真有微旨也若是無上熱下寒之四逆單寒少陰证則宜出少陰篇而不待曰不可下之然

真本明堂卷一列歛治文曰四支逆歛素方盛上表白是以氣多少逆皆爲歛

錫　諸病而凡四逆厥者俱屬陰寒之證故不可下然不特厥逆爲不可下即凡屬虛家而不厥逆者亦不可下也張

約之案四逆歛猶四厥逆三歛二字連言歛字也靈九針十二原以針治之誤三之逆厥

均　諸曰虛家傷寒本必盡皆厥逆恐止知厥逆爲不可下

約之案逆冷云之冷逆巢原卷十三厥逆氣候云手足冷逆

疏義曰厥者陰陽不相順接之故治法當由交通陰陽又曰表與本虛家胃虛寒不固

而不矢虛家雖不厥逆亦不可下故仲景及之

汪　仲景於後條雖去熱厥者應下之然方其逆厥之時下之一法不輕試也諸字是誤下文諸厥之條而言虛家亦然者言人於未病之前氣血本虛家也

疏義曰厥陰則正陽利喝嘔噦界限截然不特辨而後知也

約之案重芩連參湯條以下至篇末別爲一篇題曰辨厥利嘔

案王函從此條以下不冒傷寒字蓋然自別於之金匱嘔吐下利篇多者屋無條

六　此以下諸節并論寒熱互勝之義

傷寒先厥後發熱而利者必自止見厥復利

嘔病形證治第十

成陰氣勝則厥逆而利陽氣復則發熱利必自止見厥則證罷先見厥後發熱而利言傷寒表後發熱而利必自止乃厥陰之常候下文見厥復利乃預爲防變之辭設厥利止而熱不已反見咽痛喉痺或便膿血又爲陽熱有餘之證矣

疏義曰可知厥熱乃陰陽進退之機也家大人曰陰熱反多爲勝復陰退陽進家大人曰而利者三字是入後數熱上看殆到序法

傷寒始發熱六日厥反九日而利凡厥利者當不能食今反能食者恐爲除中云消中食以索餅不發熱者知胃氣尚在必愈恐暴熱來出而復去也後三日脉之其熱續在者期之旦日夜半愈所以然者本發熱六日厥反九日復發熱三日并前

七此又釋前條之義

原注一十六日

成本五十四

成本五十四

成本五十四

注義曰血熱者邪熱內併以迫血分是也若血熱之迫血或血失故道橫動外溢或熱氣燔灼血液內涸其內鬱者有欲陰誤汗口復陽燥赤及熱氣有餘若發瘡膿是血分熱灼者也近今傷寒宜令服物加以液潤或發汗過多迫劫胃血脉而其治多關熱出入必要清潤量在深求經旨而立文通之矣

約之案今反能食者是欲利後始欲食之至初也其始多食將之至初也其始多食將之至初也其始多食將

其以死之義也陰已盛極乎內孤陽外走出而離陰忽得暴熱此頃刻而不救之證也凡仲景言日皆約略之辭如此九日之說亦未可拘總以熱與厥較其均平耳如熱七日厥七日八日亦可熱五六日厥五六日俱可不過較量其陰陽盛衰非定謂必熱九日厥九日方可驗準也

柯發辨脉篇熱氣所過則為癰腫家大人曰邪氣因癰腫全除5發熱黃同理癰腫是陽邪小溢下形身作戶工傷寒毒者是也家大人曰數脉者瘡瘍之平脉必小之日後發瘡腫癰者是邪舊結于身中者皆瘡口敗出也瘡腫即瘡瘍之名非瘡疽之別也

案金鑑云不發熱之不字當是若字若是不字即是除中何以下接恐暴熱來出而復去之文也蓋二恐字皆疑為除中而下之若是發熱則不可更言恐暴熱來出而復去也此說不可從

約之案史項羽本紀旦日饗士卒又曰旦日不可不蚤來自謝項王又曰旦日從白馬餘騎來見項王又曰旦日合戰又倉公傳載公乘項處診籍曰當旦日夕死又曰處旦日死索隱曰案旦日明日也言明日之夕死也又案不尚書吳傳卷四署說篇君如有從問明日就其室以珍從鄭玄注明日旦日

約之案在關濡反在尚頭弦反在上微反在下弦為陽里微為陰寒上實下虛意欲得偃微弦為三者不可下也微則為欬三則吐涎下之則止而利因不休利不休則胃中如蟲蝕腐粥入則出小便不利兩脾胸背拘急喘高目冬為難頭背相引脾胸不仁極寒反汗出身冷若冰眼睛不慧語言不休而穀氣多入此為除中口雖欲言舌不得言原注有亦云消中西字在除中句下家大人曰除中注家所言名義比恐非蓋5消中同義故借知原注有消中名可證除中消除三字皆作飲食於胃中之義除中之除字5消消之消字同理本草雜卷六口欲言舌不轉眼睛不慧反能食為除中

約之案除中二條之到言猶中林中流之例言中氣除去也

金匱百合洗方三後洗已食黃餅勿以鹽豉也 廣氏經驗方黃餅是切麵條湯煮水洗過熱湯煲食之即索餅也

約之案麵麥末之名也猶米末曰粉也其曰餅合和之名也猶米曰糕也

○劉禹錫贈進士張盥詩曰憶爾懸弧弓余為座上賓奉筋食湯餅祝辭添麒麟湯餅而奉筋食之馬孔卿云即世之長命麵此唐人以麵為餅之一证也

方氏又曰食5飼同食以飼之也疏義曰食以之食音嗣素問至真要大論以甘緩之文注飼之果食也說無曰飼也食飲古今字說文作飲經傳食訓養也甚多作飼俗字石約之案也說文餅麵餅食也

案方云索當作素謂以素常所食之餅食之

肉曰素志聰云索餅麥餅也此說非也劉熙釋名云餅并也溲麵使合并也蒸餅湯餅蝎餅髓餅金餅索餅之屬皆隨形而名之緗素雜記云凡以麵為食具皆謂之餅清來集之字元成倘湖樵書云今俗以麥麵之線索而長者曰麵其圓塊而匾者曰餅考之古人則皆謂餅也漢張仲景傷寒論云食以索餅餅而云索乃麵耳此漢人以麵為餅之一證也知是錢氏為條子麵者確有依據也

約之案上麵下冷之脉遲六七日者也此章再申除中之義此章因作除中之俟約之案此述厥陰之誤治

傷寒脉遲六七日而反與黃芩湯復其熱脉遲為寒今與黃芩湯復除其熱腹中應冷當不能食今反能食此名除中必

丸。今與王函作而與此名王函千金翼作此爲錢曰微讀爲撤

汪 脉遲爲寒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六七日反與黃芩湯者必其病初起便發厥而利至六七日陽氣回復乃作發熱而利未止之時粗工不知但見其發熱下利誤認以爲太少合病因與黃芩湯徹其熱徹即除也又脉遲去者是家大人除中名義詳見前章上張氏曰腹中胃中也錢氏曰胃之除中者胃中之陽氣淨盡無遺猶掃除之義

程 除去也中胃氣也言邪氣太甚除去胃中也成無熱之誤也

張錫駒曰除者去也中者中氣也乃中氣除去欲引外食以自救也

亟珍曰辟諸家當是衆負強作駑者以取一時之快不祥莫大焉不死何俟易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

去胃氣胃欲引食自救故暴能食也

柯 除中則中空無陽反見善食之狀俗云食穀將盡者是也

程 對上文看則食入必發熱可知矣必見下利厥逆發躁等證而丸上條脉數此條脉遲是題中二眼目

案金鑑云傷寒脉遲六七日之下當有厥而下利四字若無此四字則非除中證矣有此四字始與下文反與黃芩湯之義相屬此說頗有理然而汪氏太明備不必補厥而下利四字而義自通矣

九 此厥陰熱勝也 三十八 四十四

傷寒先厥後發熱下利必自止而反汗出咽中痛者其喉爲痺發熱無汗而利必自止若不止必便膿血便膿血者其喉不痺

玉函无若字必便上有者字

汪 先厥後發熱下利必自止陽回變熱熱邪太過而反汗錢氏曰乃後世之熱太甚蒸而爲汗上交而作咽中腫痛出咽中痛者此熱傷上焦氣分也其喉爲痺痺者閉也此約之案咽中痛總作氣道食道其喉者單作氣道也以解曰中痛甚其喉必閉而不通以厥陰經循喉嚨之後

述義曰弟九條汪氏注以寒熱勝復不及陽脉太局四等分爲自愈之陽脫陽之詳再數氏則四程氏勝復之說多見其不知量矣張義不善曰陽極則陰生陰極則陽生此陰陽推盪之必然之理也易云剝則復窮者至極而生陰故陽病有欲冷而陰者有發熱之條兄言則厥逆者有發熱之條而生陽欲深熱亦深者乃事之極而變之常也羊我曰亦爲倫也又曰血熱者邪熱內併以自血分血熱之血或血失故直接發動外溢者有屬表者也又有熱陷入裏反陰表而便血如便膿血皆屬裏者此諸症不下數條而皆無其方前注所擬或不能確臨處之際更須精思之焉喻氏曰既發熱雖無汗爲其陽已回所以利亦必自止若不止則無汗明係邪不外出熱蒸於在裏必主便

上入頂類故也又熱邪大過無汗而利不止便膿血者此熱傷下焦血分也熱邪注於下則不干於上故不其喉不痛或問中寒之邪緣何變熱余答云元氣有餘之人寒邪不能深入纔著肌表即便發熱此傷寒也元氣不足之人寒邪直中陰經不能發熱此中寒也寒中厥陰爲陰之極陰極則陽生故發熱然亦當視其人之元氣何如若發熱則自愈者元氣雖不足不至太虛故得愈也第二元氣太虛之人不能發熱但厥而至於死者此眞陽脫也第三有發熱而仍厥者此陽氣雖復而不及全賴熱藥以扶之也第四有發熱而至於喉痺便膿血如上證者此陽氣雖復而太過其力有

疏義曰若發熱而利不止者熱邪必隨熱下流錢氏曰若發熱而利不止是熱邪注於下焦血分也熱邪注於下則不干於上故不其喉不痛或問中寒之邪緣何變熱余答云元氣有餘之人寒邪直中陰經不能發熱此中寒也寒中厥陰爲陰之極陰極則陽生故發熱然亦當視其人之元氣何如若發熱則自愈者元氣雖不足不至太虛故得愈也第二元氣太虛之人不能發熱但厥而至於死者此眞陽脫也有發熱而仍厥者此陽氣雖復而不及全賴熱藥以扶之也有發熱而至於喉痺便膿血如上證者此陽氣雖復而太過其力有

疏義曰案此段厥陰心胸表之熱祛而半里表之熱勝是猶少陽之往來寒熱而變虛寒或轉實熱同一機轉也注家指爲陰盡陽生果爾則太陽亦可爲陽盛厥解乎但不陰經之旨已回所以利亦必有止若不止則明無汗是係熱蘊在裏必主便膿血熱時利止而反無汗者曰之所反候之倒也其汗出熱不衝止者隨其上升爲咽痛者多不是厥陰內爲痺也蓋初但因痛如少陰之例其後乃爲裡病也是欲陰未盡也要之並陰表血熱人故邪衝熱利止也矣其反熱利止反無汗一溺者無升與之氣故知下焦爲熱利此沈未異利利後熱而利止是厥陰當常候之倒也其利後反無汗出云云者前句並發熱利止不止則不汗出之理與前句同理蓋有汗則利不止也其二法倒其二法倒其二法倒

發厥時不復熱。蓋陰陽互爲勝復也。唯此證孤陽操其勝勢。厥自厥。熱仍熱。厥深則發熱亦深。厥微則發熱亦微。而發熱中兼夾煩渴不下利之裏證。總由陽陷于內。菀其陰於外。而不相接也。須用硫陽行陰之法。下其熱而使陰氣得伸。逆者順矣。厥自回矣。此而反發汗。是徒從下下日。及發熱上起見證。爲表熱表寒故也。不知熱得辛溫而助其升散。厥與熱兩不除。而早口傷爛亦矣。喻前五諸四逆厥者。不可下

矢山云。厥應下之者。其辨甚微。蓋先四逆而後厥。與先發疏義曰。蓋彼乃陽虛之厥。此即陽菀之厥。故不同矣。然見既曰諸四逆厥。則知雖熱厥亦未可驟峻攻大下也。喻厚聖人之無致其意。微矣。錢氏曰。自然非謂厥深熱深而可峻攻大下也。即下文下利而滑語者亦不過以小承氣湯和胃而已。以其終是陰經蓄熱之邪。故不可大下也。後厥者。其來迥異。故彼云不可下。此云應下之也。以其熱深厥深。當用苦寒之藥。清解其在裏之熱。即名爲下。

逆令而手足掌心必發戴院使又以指甲之發冷別熱寒二厥約之案若熱深厥微者熱亦微若厥深熱微者熱亦深若厥陰則不治發熱者熱亦微者熱亦深者此非厥陰而胃煩錯雜之厥陰也若甘草乾姜湯微者熱深也今不平厥者此非單陽無虛寒

成氏曰陰勝則厥陽勝則熱先厥五日為陰勝至六日陽復勝熱亦五日為陽勝至六日陰復勝者不厥為陽全勝故自愈經旨最約之案云然不過五日則熱之過甚多其病為愈熱四日厥反三日復熱四日厥少熱日之差我可以見也

鑑 傷寒邪傳厥陰陰陽錯雜為病若陽交於陰是陰中有陽則不厥冷陰交於陽是陽中有陰則不發熱惟陰盛不交於陽陰自為陰則厥冷也陽亢不交於陰陽自為陽則發熱也蓋厥熱相勝則逆逆則病進厥熱相平則順順則病愈今厥與熱日相等氣自平故愈也

疏義我曰厥熱相半陰陽對待然後二氣平均而必自愈此說非是

日等氣平而不加厥則陰陽已和順矣末三句即上句之義曰陰陽已和順矣末三句即上句之義曰陰陽已和順矣末三句即上句之義

喻 厥終不過五日以下五句即上句之註脚程云自愈者見厥熱已平其他些少之別證舉不足言矣

魏 厥熱各五日皆設以為驗之辭俱不可以日拘如算法設為問答以明其數使人得較量其虧盈也厥之本于肝忽發熱忽厥亦猶少陽往來寒熱之義也陽經病本于府病淺在表陰經病本于藏病深在裏此所以為時之久暫不同也觀于瘧證之十日間日五日發之遲速不同則少陽之往來寒熱厥陰之忽熱忽厥皆邪著半表裏之証也肝經藏之本然也

十二 此併敘厥之由及厥者之証以結上文厥熱之義我併起下文諸厥之病乃承上接下之辭也

凡厥者陰陽氣不相順接便為厥厥者手足逆冷者是也成本

王函 冷者 習其方无冷字也字之 無疏義依刪巳珍已是

魏 凡厥者其間為寒為熱不一總由肝藏受病而筋脉隧道同受其患非陰盛而陽衰陽為寒邪所陷則陽盛而陰衰陰為熱邪所阻一氣之正不相順接交通寒可致厥熱亦可致厥也言凡厥者見人遇厥當詳論其熱因寒因溫清緩急

巳珍曰起于心順行周身之動脉逆行還入于心之血脉所謂陰陽二字蓋指是也

約之案此全厥之訓詁也上半截解厥之裏由下半截解厥之表也見也蓋本篇居書尾故隸之也

也在陰經諸證原以手足溫冷分寒熱今凡厥俱爲手足逆冷則是俱爲寒而非熱矣不知大寒似熱大熱似寒在少陰已然至厥陰之厥證陰陽凡不順接皆厥也又豈可槩言寒邪反混施也此仲景就厥陰病中厥之一證令人詳分寒熱便于立法以出治也

傷寒脉微而厥至七八日膚冷其人躁無暫安時者此爲藏厥非蚘厥也蚘厥者其人當吐蚘令病者靜而復時煩者此爲藏寒蚘上入其膈故煩須臾復止得食而嘔又煩者蚘聞食臭出其人當自吐蚘蚘厥者烏梅丸主之又主久利非蚘厥也

成本作非爲蚘厥也玉函作今病者千金翼作令病者成本玉函時煩下無者字上入下無其字又

主久利四字玉函無千金翼爲細註

鑑傷寒脉微而厥厥陰脉證也至七八日不回手足厥冷而更通身膚冷躁無暫安之時者此爲厥陰陽虛陰盛之厥非陰陽錯雜之蚘厥也若蚘厥者其人當吐蚘令病者靜而復時煩不止藏厥之躁無暫安時者蚘上膈之上者蚘入其膈上也蚘上文上字可玩又案煩者蚘鬱心胸有故也故其煩須臾復止也得食而吐又煩者是蚘聞食臭而出故又煩也得食蚘動而嘔蚘因嘔吐而出故曰其人當自吐蚘也蚘厥主以烏梅丸又主久利者以此藥性味酸苦辛涼寒熱並用能解陰陽錯雜寒熱混淆之邪也

喻脉微而厥則陽氣衰微可知然未定其爲藏厥蚘厥也惟膚冷躁無暫安時者蚘上膈之上者在膈下者是仲師以膈爲膜也

約之案出者出於口中也吐出之義也非出胸中高上前句於膈上云入不忘出可知太陽下篇自數方後曰

約之案膈者薄膜一葉橫布胃上口也今蚘入其膈上也蚘上文上字可玩又案煩者蚘鬱心胸有故也

約之案云靜云須臾復止並无煩之時也得食之得字飲食納著胃內之言非產病人聞食臭而

約之案藏厥者四肢厥逆而身踡脉不至不煩而躁者死與此並同而有真陽欲脫泄之躁動既無胸陽自是少陰

約之案出者出於口中也吐出之義也非出胸中高上前句於膈上云入不忘出可知太陽下篇自數方後曰

約之案藏厥者其人上吐蚘當入傷寒脉微而厥六字看又入至七八日四字看

金匱產後篇下桃花湯章曰空下桃花湯主之亦主經水不利又婦人雜病篇甘草乾薑茯苓白朮湯方後亦補脾氣

注義曰厥陰其爲病也寒熱三近時所見者故尚法以溫涼義苑爲主如烏梅丸實爲其對方吐蚘之機從穴所欲以意揣之蚘去寒就溫故上入其膈蚘在膈故煩然膈上非蚘宜久留之地故拔下于當月故復止胃陽無權雖得食徒增濁穢雖復出上膈乃勢不得不從嘔而出此所以其人當吐蚘也

再案淳食似非胃食畢之後或是夕稍下節則嘔又煩也此爲蚘聞食臭而上出于膈之故驗

之病者注爲然上說未必定然提綱有食則吐蚘之語故兩存之

說義曰要之厥陰半表半裏之寒少陰之結寒無陽自有寒熱之差故藥亦視之白通四逆偏於溫熱豈不宜遲乎

成氏曰藏厥者死陽氣絕也蚘厥病人藏寒胃虛蚘動上膈聞食臭出因而吐蚘

注義曰厥陰其爲病也寒熱三近時所見者故尚法以溫涼義苑爲主如烏梅丸實爲其對方吐蚘之機從穴所欲以意揣之蚘去寒就溫故上入其膈蚘在膈故煩然膈上非蚘宜久留之地故拔下于當月故復止胃陽無權雖得食徒增濁穢雖復出上膈乃勢不得不從嘔而出此所以其人當吐蚘也

再案淳食似非胃食畢之後或是夕稍下節則嘔又煩也此爲蚘聞食臭而上出于膈之故驗

之病者注爲然上說未必定然提綱有食則吐蚘之語故兩存之

說義曰要之厥陰半表半裏之寒少陰之結寒無陽自有寒熱之差故藥亦視之白通四逆偏於溫熱豈不宜遲乎

成氏曰藏厥者死陽氣絕也蚘厥病人藏寒胃虛蚘動上膈聞食臭出因而吐蚘

約之案藏厥者四肢厥逆而身踡脉不至不煩而躁者自是其死與此並同而有真陽欲脫泄之躁動既無胸陽自是少陰

約之案藏厥者其人上吐蚘當入傷寒脉微而厥六字看又入至七八日四字看

約之案此蚘厥本篇提綱同注即厥陰之重複者

冷而躁無暫安時。乃爲藏厥。用四逆湯及灸法。其厥不回者死。

程氏曰言蚘厥而先之以藏厥者不過借此形彼見蚘厥之煩而不躁其人靜而時煩與躁而無暫安者迥殊矣此與

柯氏曰藏厥蚘厥紐辨在煩躁藏寒則躁而不煩內熱則煩而不躁其人靜而時煩與躁而無暫安者迥殊矣此與氣上撞心心中疼熱饑不能食食即吐蚘者互文以意見也看厥陰諸證與本方相符下之利不止與又主久利句合則烏梅丸爲厥陰主方非只爲蚘厥之劑矣

魏　此爲藏寒蚘字即指胃內經下藏并存以言藏也其蚘因胃府爲藏者不可拘泥也

寒此藏字即指胃內經下藏并存以言藏也其蚘因胃府爲藏者不可拘泥也

庶虛寒浮游于上故有易吐之勢

案金鑑云此爲藏寒之此字當是非字若是此字即是約之案藏寒下不可句讀

藏厥與辨蚘厥之義不屬此說誤矣蓋此證腸熱胃寒

白芍本草蜀椒味辛溫治邪氣逆溫中下氣果黑實大熱有毒除六府寒冷傷寒溫疸大風汗不出心腹冒飲宿食除結下利腰脊痛風邪寒結木痺皆大微熱之令汗出滑爲汗

白芍本草蜀椒味辛溫治邪氣逆溫中下氣果黑實大熱有毒除六府寒冷傷寒溫疸大風汗不出心腹冒飲宿食除結下利腰脊痛風邪寒結木痺皆大微熱之令汗出滑爲汗

舍代曰本句文主久利夫久利多屬虛寒滑脫法當溫補此言予而又大聖其所言久利果何所疑而疑之乎其所無疑係後人臆揣之非愛上久利也固用愛上尤可也此四字与白虎湯方後文一理所附此方上之例言也

家大人曰久利即白積刺及雜病下久者

約之案當歸溫通肝鬱苦酒能發清飲熱用之故无甘草若用作湯宜加甘草可也

蚘避寒就溫故上入其膈也若果非藏寒則烏梅丸中宜不用附子乾薑桂枝蜀椒之辛熱柯氏亦誤作非藏寒抑何不思之甚也

張路玉曰藏厥用附子理中湯及灸法其厥不回者死

總病論藏厥宜四逆湯輩極冷服之其厥不回者死

烏梅丸方

治蚘厥之主方家大合是蚘厥安蚘之方非殺蟲下蚘也不過使蟲返其故居也故此方溫補與甘草二

烏梅三百枚。成本作細辛六兩

烏梅三百枚。成本作枚作箇

乾薑十兩　黃連十六兩。成本作一斤千金作十兩

當歸四兩　附子六兩炮去皮。方周魏吳並作六枚成本此與桂枝並脫去皮字

當歸功見當歸四逆上

蜀椒四兩出汗。趙刻去汗成本出作去　桂枝去皮六兩

黃蘗六兩。千金云一方用麥蘗　人參六兩

右十味異擣篩合治之以苦酒漬烏梅一宿去核蒸之五斗米下飯熟擣成泥和藥令相得內臼中與蜜杵二千下丸如梧桐子大先食飲服十丸日三服稍加至二十丸禁生冷滑物臭食等

中攪三字飯熟下有取字臭食作食臭

吳山方主胃氣虛而寒熱苦雜之邪積於胸中以蜜和丸如梧桐子大先食飲服十丸日三服稍加至二十丸禁生冷滑物臭食等

錢氏曰方中桂枝乃後人之誤藏寒則陰邪在裏當用肉桂以溫裏且平厥陰之木邪可耳衛分無邪豈反用桂枝之理表邪唯當歸乃血中之氣藥乃用蜜和丸如梧桐子大先食飲服五字加作增元禁以下文四字無桐字無大蓋蜜滑物之殿則軟而無力上攻滑榭之效而蟲頭不敢向上故蛔得椒而頭伏也

酸以安胃蜀椒之辛以泄滯遠藥之苦以降氣蓋蛔聞酸則定見辛則伏遇苦則下也其他參歸以補氣血之虛寒薑附以溫胃中之寒飲若無飲則不嘔逆蛔亦不上矣

桂以祛陷內之寒邪若無寒邪雖有寒飲亦不致嘔逆若不嘔逆則胃氣縱虛亦不致蛔厥

程名曰安蛔定是安胃故弁玉久利見陰陽不相順接厥而下利之證皆可以此方括之也

約之藥夏飲節蒸故飯下有若事成也弱如和強飲之制而柔軟也和常飲者乃麻米之硬者耳又藥稍加至二十三十五十七十九等遂終至二十九而止竟也

內臺方議云蛔厥者乃多外也其人陽氣虛微正元衰敗則飲食之物不化精反化而為蛔蟲也蛔為陰蟲故知陽微而陰勝陰勝則四肢多厥也若病者時煩時靜得食而嘔或口常吐苦水時又吐蛔者乃蛔證也又腹痛脉反浮大者亦蛔證也有此當急治不治殺人故用烏梅為君其味酸能勝蛔以川椒細辛為臣辛以殺蟲

醫心卷一合藥料理法第十引新修本草云烏梅例陶隱居曰椒要去實於鐺器中微熬令汗出則有熱乃又曰蜀椒去開口者又曰今本草類要云作去鐺器作鐺一字且下有熱之三字

傷寒論輯義　卷六　十四　聿修堂藏版

以乾薑、桂枝、附子爲佐。以勝寒氣。而溫其中。以黃連、黃蘗之苦以受蛔。成氏曰蛔得甘則動得苦則安黃連黃蘗之苦以受蛔。參當歸之甘。而補緩其中。各爲使。

且此蛔蟲爲患。爲難比寸白等。劇用下殺之劑。故得勝制之方也。

千金方卷十五下冷熱第八　千金方治冷痢久下方烏梅圓。即本草而烏梅又有烏梅丸用梅烏桂連椒吳朱干薑七味方

傷寒熱少微厥指冬厥注一作稍頭寒嘿嘿不欲食煩躁數日。小便利。色白者。此熱除也。欲得食。其病爲愈。若厥而嘔。胸脅煩滿者。其後必便血。成本中風。千金翼指頭作稍頭

程熱既少厥微而僅指頭寒。雖屬熱厥之輕者。然熱與厥並現。實與厥微熱亦微者。同爲熱厥之例。故陰陽勝復。雖約之案此亦厥熱陽復而其證若少陽也故若厥以下不言熱可知熱時不見厥也厥時不見熱也互文以記其變非是原注及翼方作稍頭寒蓋稍指也四支者枝也故其末云之稍手足指頭是之也或曰指稍寒之誤

約之案指頭寒者微厥之住軟也

成氏曰厥熱陽復而其證若少陽也故若厥以下不言熱可知熱時不見厥也厥時不見熱也互文以記其變非是

成氏曰厥之微者亦變而爲厥之甚其厥已深

成氏曰厥之微者亦變而爲厥之甚其厥已深

成氏曰厥之微者亦變而爲厥之甚其厥已深

柯云。此少陽半表半裏症。微者小柴胡和之。深者大柴胡下之。○案以上二說。恐與經旨畔矣。

十五 此補因下焦冷結而四支厥逆者也之案此上無下冷之證病者手足厥冷言我不結胸小腹滿按之痛者。此冷結在膀胱關元也。

家大人曰小腹滿三字亦病者言此說甚是要之要首先用問也上焦亦不滿結胸是謂大腹不滿而惟小腹滿按之痛小便自利者。是血結鍾病者手足厥冷言我不結胸小腹滿按之痛。小便自利者。是血結

約之案此亦厥陰上熱下冷故要問曰匈結苦欬病人否下滿可知也要虛陽而下結未虛陰也古文簡省甚

滿按之痛也。論中有小腹滿按之痛者。是水結膀胱證。手足熱小便赤澁者。是熱結膀胱證。此則手足冷。小便數而白。知是冷結膀胱證也。程發厥雖不結胸而小腹滿實作痛結則似乎可下。然下焦之結多冷。不比上焦之結多熱也。況手足厥。上焦亦不滿

張錫駒曰膀胱關元俱在小腹之內冷結于此故滿且痛也治法宜溫煖下焦祛除陰翳矣

成注義曰言我二字疑刪文下焦為生氣之源冷結于此所以陽氣不達于四末也案膀胱關元總指下焦而言細詳熱結膀胱金匱水氣篇結在關元又婦人篇云病在關元並是義也

亡羊曰結胸當作厥冷金匱曰病人腹不滿其人言我滿為有瘀血造語之法全與本篇同關元上當有當灸二字

約之案下第廿二章亦曰不結胸減知本病與少陽表裏陰陽合上熱下冷宜有胸結而無是事熱之上在者不可誤認用少陽類要之下冷者不可誤認用少陽類要之人性家多誤以為便秘是其一端

劉熙祝名曰自脐以下曰小腹水泉所聚也又曰少腹少小也比於脐以上為小也氣交大論歲金太過炎暑流行肺木受邪民病兩脅下少腹痛王注少腹謂齊下兩旁髂骨內也千金卷九發汗吐下後外九大陷胸湯丸方式外臺五篇生成篇在小腹下陰氣法時論大腹小腹痛千金十九方八十篇大建中湯治小腹急痛云義曰

有其後二字。

鑑 傷寒邪在厥陰。陽邪則發熱。陰邪則厥寒。陰陽錯雜。互相勝復。故或厥或熱也。傷寒發熱四日。厥亦四日。是相勝也。今厥反三日。復熱四日。是熱多厥少。陽勝陰退。故其病自復。熱四日之後。至七日而熱猶不除。是陽氣太過。亢而為害。疏義曰。自復熱四日之後。至七日而熱仍不除。則陽氣太過。或曰四日至七日者。最初復熱四日以下不見。自復熱四日之後。至七日而熱仍不除。是家大人按可从。內[illegible]至七日而熱仍不除。則陽氣太過。是家大人按可从。內[illegible]當愈也。當愈也。不愈則熱鬱於陰。其後必便膿血也。

約之案。此熱利反之前九章后三十九四十二四十三章均是初先用大黃二服拔去毒鬱而后移步進退。蓋聖法不畏虛以養病也。

汪云。補亡論常器之云。可桃花湯。誤矣。愚以仲景黃芩湯可借用之。○案未知是否。

十七 此反上條而言 傷寒厥四日。熱反三日。復厥五日。其病為進。寒多熱少。陽氣退。故為進也。

喻本。程本。魏本。金鑑。並接前條為一條。

約之案。自最初此厥欲之方多一日而熱欲之方少一日可知。逐日之陰陽寒不知。悉記出來也。又案。此十二日間之談也。又案。前章十熱有餘三日而後始石必便膿血病來此寒欲厥屋有餘一日早已卜陽氣退病進危。可知陽熱可喜陰寒可畏。前第七章所以本除中記者。厥之有餘尼三日豈可不思乎。

約之案。自最初此厥欲之方多一日而熱欲之方少一日可知。逐日之陰陽寒不知。悉記出來也。又案。此十二日間之談也。

劉氏曰。以陰陽進退之義。反上本其旨昭然。

方山。反上條而言。進謂加重也。程。厥陰少陽一藏一府。少陽在三陽為盡。陽盡則陰生。故有寒熱之往來。厥陰在三陰為盡。陰盡則陽生。故有厥熱之勝復。凡遇此證。不必論其來自三陽起。自三陰起。祇論厥與熱之多少。熱多厥少。知為陽勝。陽勝病當愈。厥多熱少。知為陰勝。陰勝病日進。熱在後而不退。則為陽過勝。過勝而陰不能復。遂有便血諸熱證。厥在後而不退。則為陰過勝。過勝而陽不能復。遂有亡陽諸死證。所以調停者。治法須合乎陰陽進退之機。陽勝宜下。陰勝宜溫。若不圖之於早。坐令陰竭陽亡。其死必矣。

約之案。進日退盛也。退日退衰也。

汪。補亡論常器之云。可四逆湯。待其熱退寒進。厥不

復熱者。始可用之。

傷寒六七日脉微手足厥冷煩躁灸厥陰。厥不還者死。脉上。王函。

此以下六節皆論未治之死証。約之案以下六章皆上焦下焦之死証。

千金翼。有其字。微。千金翼。作數。

鑑山詳申厥陰藏厥之重證也。傷寒六七日脉微手足厥冷煩躁者。是厥陰陰邪之重病也。若不圖之於早。爲陰消陽長之計。必至於陰氣寖寖而盛。厥冷日深。煩躁日甚。雖用茱萸附子四逆等湯。恐緩不及事。惟當灸厥陰以通其陽。

如手足厥冷。過時不還。是陽已亡也。故死。程脉微厥冷而煩躁。是即前條中所引藏厥之證。六七日前無是也。汪煩躁者。陽虛而爭。乃藏中之眞陽欲脫。而神氣爲之浮越。故

方氏曰灸所以通陽。不回故於法主死也。

劇之証。與少陰厥逆頭痛相近。故亦主死。

錢氏曰當灸厥陰之經脉穴。即本經之井榮俞經合是也。

約之案厥字不四陰字並繫之陽氣而言。陽之音蔇。言陽氣暴當不蔇來。其四字爲若死之義。非邪之厥寒。處之也。不歸息之陽。後三十七章曰。灸之不溫若脉不還者死。亦同義也。

家大人曰太衝穴可灸。蓋手足厥故可灸。末灸之灸字。灸腹部溫灸。無用之場。

作煩躁常器之云。可灸太衝穴。以太衝二穴爲足厥陰脉之所注。穴在足大指下後二寸。或一寸半陷中。可灸三壯。

武陵陳氏云。灸厥陰。如關元氣海之類。

疏義曰陳亮斷近是。前注或以爲灸厥陰經穴者。失之。案關元氣海。非厥陰經穴。是猶云太陽刺風池風府同例。

約之案疏義信。灸不限厥陰病。

宗印云。山當灸厥陰之榮穴。會穴行間章門是也。關元百會亦可。○案今驗氣海關元爲得矣。

程氏曰厥陰以發熱爲佳兆。此熱爲陽熱佳兆。陰成以機。非病氣也。有人事焉。

錢氏曰陰極而虛。虛陽受迫。陽氣將絕而躁。復不得安。則陽氏故死也。其上文七日當冷。躁無暫安時之証。厥氏是也。

十九　此下利厥逆之死証。

傷寒發熱下利厥逆。躁不得卧者死。

喻厥證但發熱則不死。以發熱則邪出於表。而裏證自除。

約之案此及次章及廿三章皆曰發熱下利。是少陰分別。若少陰則陽虛無熱下利也。發熱應利止。今反不止。三章曰此即陰証之極。

約之案前所指無者皆安。所者同而並无煩者。喻氏以煩字并下利自止也。若不下利。厥逆煩躁。有力則其發熱又爲陽虛陽浮越。非陽氏之熱氣外散之假陰陽兩絕。亦主死也。

二十　此文承上章而言。

傷寒發熱下利至甚。厥不止者死。王函。無此條。

三移曰不出者以服藥無効言。

傷寒論輯義無効言。

成 金匱要略曰。六府氣絶於外者。手足寒。五藏氣絶於内者。利下不禁。傷寒發熱。爲邪氣獨甚。下利至甚。厥不止。爲府藏氣絶故死。

錢 發熱則陽氣已回。利當自止。而反下利至甚。厥冷不止者。是陰氣盛極于裏。逼陽外出。乃虛陽浮越于外之熱。非陽回之發熱。故必死。

廿一 此初不下利後發熱而利之死证 傷寒六七日不利。便發熱而利。其人汗出不止者。死。有陰無陽故也。

程 函。不利。作不便利。便字作忽。

魏 傷寒六日不下利。此必見陽微之證。下他端也。而人秦氏曰不利即初起不發熱之互辭。不及覺。遂延捱。愚按捱。閣其扶陽之方。其人忽而熱發。驟然並至。汗出。且不止。則孤陽爲盛陰所逼。自内而出。亡于外。爲汗爲熱。自真陽飛越而真陰亦竭

或便屬上句曰便大便玉函可证

二十九 井 紀

錢氏曰六七日邪不在表入裏傳陰之時也其血因此條之發熱反曰有陰無陽則非陽回之發熱乃陰邪太甚真陽失守而飛越于外故陽虛而脹理不密所以汗出不止也又因汗出不止則真陽益隨汗而盡世所以陽亡而死也魏氏以陰爲邪名誤又按六七日以前未利時必未有凶惡發熱也約之茶鹽而作滿非是此亡血家病也果是腹滿則其不可下或者誤言此使人疑誤處已在虛煩腹滿所以致林下也此亡血之家多有此证

程函亡血家病也若腹滿脉虛而數者無下之理而曰不可下則爲無得按金匱改結胸作大便非矣

林義補曰軒邪寧然曰照前者手足厥冷故滿當作滿字之誤也

廿二 此滿誤下之死证 此上熱下冷故似結胸下证洋舞前十五章上

補二十九 傷寒五六日不結胸腹濡脉虛復厥者。不可下。此亡血下之死。

成本王函亡上有爲字千金異作不可下之下之亡血死

程 諸四逆厥之不可下者。已條而析之矣。更得言夫虛家亦然之故。傷寒五六日。外無陽證。内無胸腹證。脉虛復厥。則虛寒一字人人知之。固不可下必矣。訓復下者誤在肝虛則燥而有閒。寧亡血即前厥亡失未血有是也或曰以津液之故津液內燥大便枯澁誤認熱厥而下之則死

錢 寒能澁血故也。此曰此爲亡血下之死。

疏義曰惟以其亡血之故津液內燥大便枯澁誤認熱厥而下之則死

上而隨陰下洩爲利。頃刻之間。陽不守其宅。陰自獨于裏。有陰無陽而死。倘早爲圖維。何致噬臍莫追乎。

錫王元成繹堂曰厥陰病發熱不死。此主節。發熱亦外者。首節在躁不得臥。次節在厥不止。主節在汗出不止。

廿三 此滿誤下之死证 此上熱下冷故似結胸下证洋舞前十五章上

補二十九 傷寒五六日不結胸腹濡脉虛復厥者。不可下。此亡血下之死。

成本王函亡上有爲字千金異作不可下之下之亡血死

程 諸四逆厥之不可下者。已條而析之矣。更得言夫虛家亦然之故。傷寒五六日。外無陽證。内無胸腹證。脉虛復厥。則虛寒一字人人知之。固不可下必矣。訓復下者誤在肝虛則燥而有閒。寧亡血即前厥亡失未血有是也或曰以津液之故津液內燥大便枯澁誤認熱厥而下之則死

錢 寒能澁血故也。此曰此爲亡血下之死。

疏義曰惟以其亡血之故津液內燥大便枯澁誤認熱厥而下之則死

方云亡與無通錢本改原文作無血金鑑云結胸二字當是大便二字不結胸腹濡脉虛復厥皆無可下之理而曰不可下何所謂邪○案以上數說不可從程註覺允當矣

廿三 此總上文而揭難治之法

發熱而厥七日下利者爲難治 發上・正函・千金異有傷寒二字

五日 十日 十三日 虛陽發露之熱也義言亦粗出氏意大誤

錢○厥多而寒盛下裏復五下利則腔腹之內臟腑經絡純

○上文曰別熱者後必厥寒多熱少其病爲進今先發熱而後七日厥多熱少其病爲退今先發熱三字屬下句非是

約之案依錢氏則當改熱三字屬之而厥七日四字屬上並改爲可以輕義以七日三字屬下句非是

是陰邪全無陽氣雖眞武四逆白通等湯經復陽之法恐亦未能挽回陽氣故曰難治

志 上文五節言熱言厥言下利或病五日或病六七日此節乃通承上文死證之意或曰熱三日發三日尚下利亦則非難治故知誤也或曰此熱厥已七日而反下利是數又利乃便膿血之類而言發熱而厥五七日而猶然下利者病雖未死亦爲難治

注 上文言死證之已見此言未死之先機

廿四 此論少陰轉治之法 約之案此止熱下冷甚則厥逆者

原 促一作縱○成本・正函逆下有者字

傷寒脉促手足厥逆可灸之

喻 傷寒脉促則陽氣踊躍可灸之珍曰灸可以挽回陽氣繼以四逆輩可也疏義曰於溫經復陽之外當灸之促短促也家大人曰此不常微促而反促者陽鬱甚也不必大虛亡芍藥以灸開陽可灸之病中促四見皆洪數脉也

陰所格拒而不能返故宜灸以通其陽也

案汪引常器之云灸太衝穴未知是否

廿五 此即論熱厥 約之案厥陰之變局

傷寒脉滑而厥者裏有熱白虎湯主之 成本・正函熱下有也字

疏義曰滑而有力殆亦此條之脉也程氏既曰可舍此而治脉也

錢 滑者動數沉利之象無沈細微濇之形故爲陽脉乃傷寒鬱熱之邪在裏隔絕陽氣不得暢達于四肢而厥所謂

真熱假寒

厥深熱亦深也 鑑 傷寒脉微細身無熱小便清白而厥者是寒虛厥也當溫之脉作緊身無熱胸滿而煩厥者是寒發秋日後逆脉沈微者爲寒用四逆脉滑大者爲熱用白虎

實厥也當吐之脉實大小便閉按滿鞕痛而厥者熱實厥也當下之今脉滑而厥滑爲陽脉裏熱可知是熱厥也然內無腹滿痛不大便方證是雖有熱而裏未實不可下而可清故以白虎湯主之

印

此章因厥故復列於厥陰篇中亦非厥陰之本病也

舌人書云熱厥者初中病必身熱頭痛外別有陽證至二三日乃至四五日方發厥其熱厥者厥至半日去身熱蓋熱氣深則方能發厥須在二三日後也若微厥即發熱者熱微故也其脉雖沈伏按之而滑爲裏有熱其人或畏熱或飲水或揚手擲足煩躁不得眠大便秘小便赤外證多昏憒者知其熱厥白虎湯又有下證悉具

約之案厥陰用白虎而不陰無用之可知白虎已志爲少陽世人以爲陽明熱者誤

廿六 此論四逆厥逆義血虛者宜治約之案此熱下冷飲醫重寒起二ノ廿九ヲ

却疑是陰厥復進熱藥禍如反掌大抵熱厥須脉沈伏而見四逆者是失下後血氣不通四肢便厥醫人不識

楊仁齋傷寒類書微條曰熱伏於內先熱而後厥者是爲熱厥脉必沈伏按之則數數者寒在言發渴引飲雷鳴手揭衣或躁不得眠或大小便不利也外証可驗焉

而滑頭上有汗其手雖冷時復指爪溫須便用承氣湯下之不可拘忌也

手足厥寒脉細欲絕者當歸四逆湯主之

王函千金翼作脉爲之細絕無者字

疏義已次文若其人以下移此處文末爲一曰今版前文例校改故其二方相並也又曰無下利煩躁等起

錢四支爲陽之本邪入陰經到手足而厥寒今眞陽尚論篇曰陰血不足空用歸芪以滋其陰不宜用薑附以劫其陰即其人素有久寒者以但覺眞陽衰弱可知其脉微細欲絕者責陰血內弱脉行不利乃陽助陽生陰也

成氏曰手足厥寒者陽氣外虛不溫四肢末脉細欲絕者責陰血內弱脉行不利乃陽助陽生陰也要精微論云脉者血之府也蓋氣非血不附血非氣不行陽氣既已虛衰陰血亦不能充實當以四逆湯溫復其眞陽而加當歸以榮養

約之案此章微飲固已在矣況則甚乎甚曰久寒

約之案此章與同理治寒厥之藥多特參附乎此章微飲固已在矣況則甚乎甚曰久寒

其陰血故以當歸四逆湯主之

當歸四逆湯方

當歸三兩　桂枝三兩去皮　芍藥三兩

細辛三兩　甘草二兩炙　通草二兩

大棗二十五枚擘一法十枚成本作箇

右七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錢手足厥寒即四逆也故當用四逆湯而脉細欲絶乃陽衰而血脉伏也故加當歸是以名之曰當歸四逆湯也不謂方名雖曰四逆而方中並無薑附不知何以挽回陽氣是以不能無疑也恐是歷年久遠散失遺亡訛舛于後人

若其人內有久寒者宜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湯

錢此承上文言手足厥寒脉細欲絶固當以當歸四逆治矣若其人平素內有久寒者而又爲客寒所中其涸陰沍寒難于解散故更加吳茱萸之性腹若熱及生薑之辛熱以泄之而又以清酒扶助其陽氣流通其血脉也

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湯方

當歸三兩 芍藥三兩 趙刻作三兩炙字 趙刻如此 甘草二兩炙 桂枝三兩去皮 細辛三兩 通草二兩作三兩 生薑半斤切 吳茱萸二升 趙刻成斗高 大棗二十五枚擘

右九味以水六升清酒六升和煮取五升去滓溫分五服

原注 一方水酒各四升 千金翼并用水酒各四升

柯 此本是四逆與吳茱萸相合而爲偶方也吳茱萸配附子生薑佐乾薑久寒始去

嚴氏濟 生方通脉四逆湯治霍亂多寒肉冷脉絶

即本方加附子

大汗出熱不去內拘急四肢疼又下利厥逆而惡寒者四逆湯主之 千金翼無內字 又作若

鑑通身大汗出熱當去矣熱仍不去而無他證則爲邪未

疏義曰知汗已太過宜其陽欲脫而熱非邪蓄於表而熱也是爲日令汗止義

盡而不解也今大汗出熱不去而更見拘急肢疼且下利

約之案疼者骨節煩疼身體疼煩心中疼熱之疼與痛字自別義內字蓋与前條內字同義

厥逆而惡寒是陽亡於表寒盛於裏也故主四逆湯溫經

以勝寒回陽而斂汗也 汪內拘急此寒氣深入於裏寒主

收引當是脫以內拘急

案方氏云內拘急四肢疼者亡津液而骨氣不利也乃

以內拘急爲手足拘急然內字不妥帖

大汗若大下利而厥冷者四逆湯主之 汗下有出字 元利字

約之案不曰大汗出後則今月令誤治亡陽虛忘之汗杯ミ出流見也

約之案太陽發熱今爲厥陰上熱下冷之熱也此草若无熱不去又則全草少陰病也諸症既不在太陽者以利厥逆之

程氏曰此言大汗出熱不去何爲不在太陽病誤大汗之而大汗一熱三陰寒三惡寒四皆今既及厥陰之部之症既合太陽之分是以下利厥逆別辨之是

約之案大陽即變爲病者故大陽病誤大汗之而大汗出熱不去何爲不在太陽者以利厥逆之

程氏曰此言大汗出熱不去何爲不在太陽者以利厥逆之

約之案太陽即變爲病者故大陽病誤大汗之而大汗出熱不去何爲不在太陽者以利厥逆之

止而陽亡此內有寒四肢疼是之

汗已止陽未亡而惡寒故可行溫法也

爲大結胸曰被此條諸志皆屬陰

與固考考易辨惟熱不去三字則

安知非表邪未盡即西心寒亦安

知非太陽未罷之惡寒惟下利

厥逆則所謂急當由表未治

其有表無表而扶陽不可緩矣

錢氏曰若有表邪而大汗出則熱

尚留去矣四肢厥者陽重而不充

于四肢也是陰邪盛極于裏表

陽亡則飛越于外非表邪也

或曰又非且又義乃又之義此三

三義各有人並一四逆主之義非

家大人曰內者少腹內引陰股而疼小建中陰陽易等皆同理

約之案此條內字與上熱下冷也

約之案此條內字與上熱下冷也

約之案此條內字與上熱下冷也

錢 脈自汗出者發其內外雖殊其必虛脈浮而緩浮則一也案此條不言脫寒拘急等證蓋省文也案出疏義

脈浮大汗出而熱不去名曰風也

脈浮大汗出而熱不去名曰風也

家大人曰大汗之與大下並不問誤治自來可也兩義共通就中為誤治者常也或曰看利字則大汗誤治也大下利自下利也非是究竟見初誤下後續下利耳汗吐下后皆同無利字可信殆大下下可入之乃二字看之意矣或曰上文下利厥逆而惡寒且多內拘急四肢疼之證此條亦大下利厥冷而不惡寒其不言熱乃陽氣猶未飛越于外得毋較前為稍輕乎曰無熱則陽氣更微大下利則陰邪更盛故亦以四逆湯主之

案玉函經此下有兩條曰表熱裏寒者脉雖沈而遲手足微厥下利清穀此裏寒也所以陰證亦有發熱者此表熱也曰表寒裏熱者脉必滑身厥舌乾也所以少陰或曾此至為表寒裏熱亦是少陰四逆非事而非白虎證也

三十 病人手足厥冷脉乍緊者邪結在胸中心下滿而煩飢不能食者病在胸中當須吐之宜瓜蒂散

緊趨刻

約之案此亦是熱厥厥陰篇中邪結致厥逆者可吐篇无人字厥作逆緊者邪結作結以客氣飢作欲食二字无須字无安以下四字

惡寒而倦此表寒也時時自煩不欲厚衣此裏熱也

約之案此亦是熱厥厥陰篇中邪結致厥逆者

四十七

辨可吐篇作緊作結

成本田函心下作心中

家大人曰極上焦心胸之邪故與極下用蜜置寸同理

印曰病人者非厥陰之為病而亦非外受之寒邪也以手足厥冷故列於厥陰篇中

鑑 病人手足厥冷若脉微而細是寒虛也寒虛者可溫可補今脉乍緊緊是寒實也寒實者宜溫宜吐也時煩飢不能食乃病在胃中也今胸中滿飢不能食是病在胸中也寒飲實邪塞胸中則胸中陽氣為邪所遏不能外達四肢是以手足厥冷胸滿而煩飢不能食也當吐之宜瓜蒂散涌其在上之邪則滿可消而厥可回矣

約之案瓜蒂忘脉微浮之者浮之輕少浮升者非微且浮也又案微且浮二脉名蓋陽氣鬱室故見微病止胸中故見浮其間往往重胸脘見緊者飲結故也作瘕也詳見陽明美朱萸湯前章

廿一 此厥逆兼傳水空先治水之義約之案此寒厥其水者亦是太陽未經治已入不病者故用桂生薑

四十六 傷寒厥而心下悸宜先治水當服茯苓甘草湯卻治其厥不

前章發厥也此章飲厥也案火屬陽飲水屬陰

易天論單義

爾水漬入胃必作利也成本王函悸下有者字服王函作與

錢金匱云水停心下甚者則悸太陽篇中有飲水多者心悸為水甚

下必悸此二語雖皆仲景本文然此條並不言飲水蓋以

傷寒見厥則陰寒在裏裏寒則胃氣不行水液不布必停

蓄于心下阻絶氣道所以築築然而悸動故宜先治其水

約之要茯苓甘湯方包桂枝湯大棗五枚大異故此用先發汗且利小發水也若先治厥

當用茯苓甘草湯以參利之然後却與治厥之藥不爾則

約之要卒猶後也與反復等字義大異爾者如此之急言與然同義

水液既不流行必輒漬入胃寒厥之邪在裏胃陽不守必

疏義曰蓋利作則厥不回矣仲景治病要周密顧慮如此要茯苓甘草湯即診利之輕劑

下走而作利也

鑑傷寒太陽篇汗出表未和小便不利此

條傷寒表未解厥而心下悸二證皆用茯苓甘草湯者蓋

因二者見證雖不同而裏無熱表未和停水則同也故一

用之諧和榮衛以利水一用之解表通陽以利水無不可

也蓋停水者必小便不利若不如是治之則所停之水漬入胃中必作利也

此證雖不曰小便不利而小便不利之意自在若小便

利則水不停而厥悸屬陰寒矣豈宜發表利水耶

汪郭雍

以四道湯治厥

茯苓甘草湯條見太陽中曰傷寒汗出而不渴者茯苓二兩桂二兩甘草二兩生薑三兩右四味

金鑑云厥而心下悸者之下當有以飲水多四字若無

此四字乃陰盛之悸非停水之悸矣何以即知是水而

曰宜先治水耶案此說近是汪氏周氏以此條證為

熱厥兼停水誤矣

傷寒六七日大下後寸脉沈而遲手足厥逆下部脉不至喉

咽不利唾膿血泄利不止者為難治麻黃升麻湯主之王函无而

汗吐下後篇无後字

傷寒六七日大下後寸脉沈而遲手足厥逆下部脉不至喉咽不利唾膿血泄利不止者為難治麻黃升麻湯主之

此節上承傷寒虛煩脉微而數之後而帶虛微者其虛甚于無者

約之要此熱厥之甚而帶虛微者其虛甚于無者

此條言傷寒六七日大下後則可知陽氣下變為陰陰盛血從條其方可疑矣又曰厥陰病者更有自陽明病過下者

約之要古來此章注不多方合今攻方多注全合其血此章專見似

虛而大不同但是陰盛血從條其方可疑

重復動外陰者有熱雜上焦而咽

此義曰邪熱內併迫血分血失故道

字喉咽作咽喉成本同千金翼無寸字寸下上有其人二字沈下无而字喉咽作咽喉无者字千金全与翼同

家大人曰寸脉斥寸口三部蓋仲師博采衆方故有異例正爾者翼方無寸字同義也太陽脉浮矣柯寸脉沈遲氣口脉平矣下部脉不至根本已絶矣六府氣絶於外者手足寒五藏氣絶於內者利下不禁候因不

疏義曰傷寒六日邪氣已深矣大下誤下也喉咽不利唾膿血則是虛火上熱家大人言脉或曰寸脉斥寸部下部斥関尺非是千金卷廿熱病篇

約之案下部脉又至謂足厥陰大經脉全絶也家大人言脉或曰寸脉斥寸部下部斥関尺非是千金卷廿熱病篇

氣絶於外者手足寒五藏氣絶於內者利下不禁候因不

難經十四難上部下部揚注上部寸口下部尺中也5此自別義素問脉要精微論上盛下盛注上胃寸口

利水殺之道絶矣上注不作而成膿血下而上出烏

千金卷廿四諸脉難經十八難脉經卷四首篇卷三篇等以寸関尺為上中下部5本書皆序合而本

寸亦此義上曰寸脉斥寸上部也

下厥上竭陰陽離決之候生氣將絶於內也麻黃升麻湯

其方味數多而分兩輕重汗散而畏溫補乃後世粗工之伎必非仲景方也此證脉急用參附以回陽尚恐不救

以治陽寒之品治亡陽之證是操戈下石矣敢望其汗出而愈哉絶汗出而死是烏可必仍附其方以俟識者

本草曰寸升麻味甘平解百毒殺百精老物狐鬼辟溫疫鄭邪蠱毒黑字曰入口皆出中西腹痛時氣

日華子安竟定曰鬼并鬼附啼泣風腫毒殺百精老物狐鬼辟溫疫鄭邪蠱毒黑字曰味苦微寒無毒千金卷十傷寒

雜治篇木香湯方後熱毒盛者加犀角一兩無犀角以升麻代

麻黃升麻湯方

麻黃二兩半去節　升麻一兩一分　當歸一兩一分○玉函升麻當歸各一兩

六銖千金翼同汗吐下後篇同　知母十八銖　黃芩十八銖

翼方无二作菖蒲四字八銖一千金菖作昌小品同作菖蒲　芍藥六銖　天門冬六銖去心○玉函千金金翼作麥門冬曰一作天門冬

外臺卷一引小品作麥門冬曰一作天門冬

約之案若天門冬麥門冬可云去心

甘草六銖炙　石膏六銖碎綿裹　白术六銖　桂枝六銖去皮趙刻汗吐下後篇同　茯苓六銖

乾薑六銖　汗吐下後篇同　家大人曰芍藥作昌蒲麥門作天門並誤

千金量目作麻知芍藥各三兩升芍當薑高月芍代木桂甘麥各三兩　成氏曰甘医熱之氣以汗發之麻黃升麻之甘以發浮熱

小品量目作升麻五分當歸五分作知母芍藥麥門各三分作其他各二分作厚朴黃芩五味子各同

千金以水一斗先煮麻黃一兩沸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作服一升无相去以下十字汗出愈作微取汗愈

翼方一兩沸作三沸相去如云十三字作宣炊間當汗出愈七字

疏義曰與方專於表證而疎於復陽主於清潤而少於溫經5近不相對且方中其味雜猥絶5他方不類

案此條證方不對註家皆以為陰陽錯雜之證回護調

徐大椿曰此乃傷寒壞證志寒熱互見上下兩傷故藥味之多古方所僅見觀此可

悟古人用藥之法　家大人曰相去者無相去者也

停烏之詮釋而柯氏斷然烏非仲景真方可謂千古卓

服間甚近今去相去如炊三斗米頃則服間至數促也

見矣。茲不敢繁引諸說云。○又案外臺引卷一小品方小品載本方。方後云此張仲景傷寒論方。是宋臣細注文也

傷寒選録云此藥之大者。若瘧毒瘴利。表裏不分。毒邪沈熾。或欬或膿或血者。宜前藥。

傷寒四五日腹中痛若轉氣下趣少腹者此欲自利也。此王函作爲趣。正脉本作趨。諸注家本同。唯方本作趣。元校成注亦作趨

廿三　以下并論下利諸証而先辨明裏寒欲自利之候。約之案是亦上熱下冷之下利

錢傷寒四五日邪氣漸深。辨脉法腹內痛者必欲利也。金五卷辨結脉傷中七十黃芪湯後曾微轉

約之案。況文逆疾也趨之本也。二字自別

裏傳陰之時也。腹中痛寒邪入裏。

胃寒而太陰脾土病也。轉氣下趣少腹者言寒邪盛而胃陽不守。水穀未別。聲響下奔。故爲欲作自利也。周愚案腹中痛。又何以知是虛寒。若火痛。必自下逆攻而上。若熱痛。

沈珍曰俚語有之腹鳴者必下約之案陽胃陽盛與邪爭故痛發若陽已清穀不復痛也

必胸結煩滿而實。故下氣轉趨。知爲寒欲利無疑也。

此論厥陰下利之治

傷寒本自寒下醫復吐下之寒格更逆吐下。若食入口即吐。

廿四　廿七方

乾薑黃芩黃連人參湯主之。復吐下之。王函千金翼全書作復吐之。王函無若字。即吐作即

無人參二字而卷八方藥部有之知本書也

錢氏曰本自寒下醫復吐下之寒格更逆吐下食入口即吐者用大黃甘草湯由此考之欲食者間而吐者多因虛寒其人口即時吐出者多因上焦有熱故用芩連解熱之品主之也此說非是

錢氏曰醫不知其爲重表寒而復以寒藥吐下之乃所謂胃虛其邊而不能包又各不相礙古方之所以入化也

錢氏曰傷寒至逆吐下十七字闕誤錯亂不可強解王月堂以異方爲錯誤

錢氏曰本自寒下醫復吐下之誤字按金匱云食已即吐者用大黃甘草湯由此考之欲食者間而吐者多因虛寒其人口即時吐出者多因上焦有熱故用芩連解熱之品主之也此說非是

錢氏曰醫不知其爲重表寒而復以寒藥吐下之乃所謂胃虛其邊而不能包又各不相礙古方之所以入化也

錢氏曰傷寒二字衍文

錢氏曰本自寒下醫復吐下之寒格更逆吐下食入口即吐者用大黃甘草湯由此考之欲食者間而吐者多因虛寒其人口即時吐出者多因上焦有熱故用芩連解熱之品主之也此說非是

藥不合。案柯本刪更逆吐下四字。要之此條必有誤脫

本草藩卷四關格不得大小便考關是熱在胸中也陰陽易位故上下俱病

乾薑黃芩黃連人參湯方

家大人曰此本寫心胸湯則此方經刀直入也故去甘草米且水不如三寫心之甚而熱烈益降半夏生薑也半夏黃連一兩餘皆三兩今連亦三兩其烈可見

乾薑　黃芩　黃連

人參各三兩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溫再服。

程氏曰用芩連苦以降上焦之陽逆參薑溫以補中焦之虛寒仍從烏梅丸例酌用此方

尚論曰用黃連黃芩之苦以下逆氣而解入裏之熱邪

柯傷寒吐下後食入口即吐此寒邪格熱於上焦也雖不疾鞕而病本於心故用瀉心之半調其寒熱以互和平也

生姜半夏者。心下無上氣也不用甘草大棗者。嘔不宜甘

家大人曰此方比于后世六書用金瘡渴者清補湯則短提妙功所以後不及古也

也。鑑朝食暮吐。脾寒格也。食入即吐。胃熱格也。寒格當以理中湯。溫其太陰。加丁香降其寒逆。可也。熱格當用乾薑人參安胃。黃連黃芩降胃火也。

中

上

下

案金匱食已即吐者。大黃甘草湯主之。金鑑註文與此條意同。

外臺卷一崔氏方葛根曰忘熱盛亦令人錯語若屬利而錯語者宜服下四物黃連除熱湯

黃仲理曰葛根胃之劑亦可用止渴而和中也

柯氏曰凡嘔家欲熱者不利於香砂桔半服此方而愛如保幼大全四味人參湯治傷寒脉遲。胃冷嘔吐。即本

今類聚本篇今自愈文凡三金匱千金及翼皆作今字之譌下外臺卷三葛根而作其人字

下利有微熱而渴脉弱者。令自愈。（令玉函無此字習異元今字而作其人二字）

程氏曰陰中現陽而脉復不亢。家大人曰弱者不實反大之謂程錢之言未是又

程下利脉絕者。必死。作醫必何如而脉與證合也。緣家大人曰從今日斷自然向愈之義

案脉未見弱之前脉蓋強弦緊大而沈數或沈遲也

厥陰下利。為陰寒勝。微熱而渴。則陽熱復也。脉弱知邪已退。而經氣虛耳。故令自愈。錢。脉弱者。方見其裏氣本然之虛無熱氣也然必

寒盛于裏雖熱亦不渴至大故知為欲愈也

此上文先敘後其發熱而利者必自止之義也言陰寒盛于裏雖熱亦不渴至大故知為欲愈也

後文曰下利脉沈弦者下重也脉大者為未解脉微弱數者為欲自止雖發熱不死又曰傷寒下利日十餘行脉反實者死

傷寒例夫陽盛陰虛亡津液內涸者必發狂其脈浮而緊去入安此欲愈解

家大人曰令字是可不治令其自愈也若或治之或反見偏勝耳

案汪氏魏氏周氏以此條證爲傳經熱利誤矣

溯洄集云六經病篇必非叔和所能贊辭也但厥陰經中下利嘔噦諸條却是叔和因其有厥逆而附遂併無厥逆而同類者亦附之耳

廿六 此承上文而言是亦厥陰之熱下利也

下利脉數有微熱汗出令自愈設復緊爲未解原注一云設脉浮復緊

今趙刻 緊趙刻上同

千金翼有作若令作令 王函作令 王函千金翼令作者

案此數乃緩弱微而數也後篇一章曰脉微而數微者爲欲自止雖有發熱不死

成下利陰病也脉數陽脉也陰病見陽脉者生微熱汗出陽氣得通也利必自愈諸緊爲寒設復脉緊陰氣猶勝故云未解

後文曰下利脉數而渴者今自愈設不差必清膿血以有熱故也

約之案平脉法設令下利以胃虛冷故令脉緊也辨脉法曰腹內痛者必欲利也脉陰陽俱緊法主利其脉緊去入安此欲愈解

錢氏曰脉弱乃虛陽漸復之機猶少陰篇所謂脉微續自生之義也脉數則煩其復過之熱太過內鬱故必清膿血汗出則熱氣乘外泄故腹痛可免而不令自愈也按其下利脉復緊爲寒和在重表其下利之左猶未解也

約之案復反也見緊亦微熱汗出之上之脉不但陰盛不佳而已故曰爲未解寒邪未全脫之時至也半復之邪欲發之

姑存原注考之則欲發之邪姑存留肌表故見浮緊

約之案脉數微數也復緊者爲陰盛數中見緊數也故云復也設者假設之義假作虛陰之義也

廿七 此論下利之死症 約之案亦上熱下冷

下利手足厥冷無脉者灸之不溫若脉不還反微喘者死王函

趙刻與次章相合接 金匱下利篇同與次章合一但千金無順也之也字

而醫心方卷十一治下利方例第十八引醫門方云下利手足无脉灸之不溫微喘者死

錢 陰寒下利而手足厥冷至于無脉是真陽已竭已成死證故灸之不溫也若脉不還反見微喘乃陽氣已絕

四末不溫則必脉不出之三則必四末不溫互文見意後脉出至早可看見約之案也又要之此條喘而有無之二約之案灸後雖四末猶溫然云脉不見脉者反並灸微喘則六脉之出顯之不反也此說非

疏義曰內急用藥附外宜灸灸之又曰呼吸不續故喘亦微而至死必矣

約之案對常數而而云微喘其微也

家大人曰若讀爲而者是也當以玉篇今傷與論作若若者音轉而部字也

其未盡之虛陽陡吸而上脫其氣有出無入故似喘非喘而死矣

汪 喘非灸所致陽氣不因灸復則絕證以次第而至尚論篇云孤陽隨火氣上逆而脫誤矣此條仲景不言當灸何穴常器之云當灸關元氣海二穴

廿八 此承上文下利後逆而言其脉亦言厥陰下利原本及千金翼志聰本錫駒本接前條今據成本及王函分爲別條

少陰負趺陽者爲順也

錢 少陰負趺陽句疑有脫字不然何至詞不達義邪前注

皆以少陰爲水。趺陽爲土。恐土不能制水。得以泛溢而爲嘔吐下利。予其權于土。土強則水有制。而平成可幾。案此喻注。

蓋本成注。方意亦同。愚恐猶未合于至理。夫少陰。腎也。水中有火。先天之陽也。趺陽。胃脉也。火生之土。後天之陽也。此承上文下利而言。凡少陰證中。諸陽虛陰盛之證。而至于下利及下利清穀之證。皆由寒邪太盛。非惟少陰命門眞火衰微。且火不能生土。中焦胃腑之陽不守。故下敗也。而爲下利。

家大人曰。此解少陰爲主。解趺陽爲客。二脉平生動向若脈病少陰腎大於趺陽。則趺陽芒下元走。必死若少陰動小於趺陽。則病與脉和平。雖劇當愈。

少陰脉雖微。田欲絶而爲陰寒所勝。則爲少陰之眞陽負約之案趺陽常大者大。約之常小者小。故云負也。蓋古必候三部九候。故單云少陰。則因大約一所耳。若家大人言矣。若趺陽脉尚無虧損。則是先天之陽雖爲寒邪之所鬱伏。而後天胃腑之陽尚在。爲眞陽猶未磨滅。所謂有胃氣者生。故爲順也。若趺陽亦負。則爲無胃氣而死矣。

案此條未妥貼。錢註稍覺穩當。柯氏刪之。蓋有所見也。

廿九 四ノ廿四ヲ

陰爲爻陽而邪熱內蘊爲便血之证

下利寸脉反浮數。尺中自濇者。必清膿血。

成下利者。脉當沈而遲。

約之案此述實利變熱利。与后四十三章同理

約之案尺見濇何之義。經脉血欲復。復生熱出脉管。深濇脉中血減故見濇。此蓋脉分

中自濇者。腸胃血背也。陽利。必便膿血。清與圓通。脉經

家大人曰。中浮數已濇。自數者。裏有熱也。濇爲无血。尺

曰。清者順也。案脉經。引

注熱利而得數脉。非反也。得浮脉

家大人曰。前後諸條云脉數爲愈。今義浮故云反。未是

則爲反矣。茲者寸反浮數。在裏之邪熱。不少欲也。尺中

約之案寸關浮數也。尺中浮濇也。反中解成氏是

澁者陰虛也。陽邪乘陰分之虛。則其血必瘀。而爲膿血。常

嚏之云。宜桃花湯。誤矣。愚意云。宜以仲景黃芩湯代之。

案柯氏以此條屬白頭翁湯部。仍是王云。黃連阿膠湯。

四下芒硝者先温其裏乃攻其表温裏宜四逆湯攻表宜桂枝湯

亦得

四十　若下利清穀表裏俱虛亦得

下利清穀不可攻表汗出必脹滿表上疑脫字攻表作發汗有其字

成下利者胃氣下脫胃氣下脫胃氣下脫

錢氏曰此言裏寒甚而表有微不頭解表但當治裏寒之下利而面少赤則虛陽在上身有微熱則稍有表邪約之案陽氣之盛衰今被掩於水飲之下陽氣勃鬱欲直即出邪故發大汗也於是精神動搖則陽氣勃鬱欲直即出邪故發大汗也於是精神曾替閉而心氣冥冒也替閉者苦身昧氏曰寒閉塞也冒者苦身昧氏曰冥也西安之此下利清穀條三分虛七分水飲也蓋陽旺欲逐邪水時邪水犯心主故閉蒙也又案必字也計后時之詞則知穀欲自替冒稍前而已有之夫面少赤時既有穀欲也又案然字斥穀欲也故字下空入穀欲三字看蓋以下十二字是病人必穀欲五字之注解也蓋陽氣重守上面故下來之也陽氣虛而穀欲穀欲也又案然字斥替閉冒與穀欲四字看故下空入替閉冒穀欲四字看案玄應音義卷八卷十三卷十四皆引此文殭昌案無知也聲類烏殭切心問玄應殭於門切段玉裁曰殭謂昌案死者烏殭無聲烏殭烏假切心謂昌案死者烏殭無聲烏殭也聲約之秀音之轉同義我也替閉殭一音之轉同義我也

傷寒論輯義卷六

三十一

桂修堂藏版

赤微熱之故其人陽氣雖虛猶能與陰寒相爭必作鬱冒

下出而解鬱冒者頭目之陰鬱然昏冒乃真陽之氣能勝

汗出而解鬱冒者頭目之陰鬱然昏冒乃真陽之氣能勝約之案卒急之事未省陽之冒素至真要論替閉冒不知人表裏和順約之案自初而表人微欲非必冒昧之時特有不欲也

寒邪裏陽回而表和順故能解也病人必微欲者此指未

下出鬱冒之時而言面戴陽係下虛此申言面少赤之故

疏義曰微欲即替閉冒中之一征又曰裏虛冒寒故欲

下虛即下焦元氣虛按仲景雖云汗出而解然於未解之

案此亦自前用藥來故至此見此冒解之功也

時當用何藥郭白雪云不解宜通脉四逆湯

郭氏曰不解宜通脉四逆湯少与之其人下利清穀裏寒外熱已通脉四逆湯也

張太陽陽明

併病面色緣緣正赤者為陽氣怫鬱宜解其表此下利脉

沈遲而面見少赤身見微熱乃陰寒格陽於外則外微熱

格陽於上則面少赤仲景以為下虛者謂下無其陽而反在

外在上故云虛也虛陽至於外越上出危候已著或其人

或元氣自復陽尚有根或用溫藥以勝陰助陽陽得復不而與陰爭差

可恃以無恐蓋陽返雖陰不能格然陰尚盛亦未肯降必

鬱冒少頃然後陽勝而陰出為汗邪從外解自不下利矣

傷寒緒論云戴陽者面赤微酒之狀陰證冷極發躁

裏證

疏義曰戴陽者謂知陽數於頭面

面赤脉沈細為浮火上衝水極似火也凡下元虛憊之

人陽浮於上與在表之邪相合則為戴陽陽已戴於頭

面而不知者更行發散則孤陽飛越危殆立至矣大抵

陽邪在表之怫鬱必面合赤色而手足自溫若陰證虛

陽上浮而戴陽面雖赤足膝必冷不可但見面赤便以

為熱也

太陽中篇小柴胡前第三章曰太陽病先下而不愈因復發汗以此表裏俱虛其人因發冒冒家汗出自愈所以然者汗出表和故也裏未和然後復下之

俞氏曰六病皆有下利之证惟少陰厥陰為難治蓋邪氣入裡利深則必致厥逆深亦必致利故下利一证經於少陰厥陰皆詳言之蓋以傷寒下利則無論少陰厥陰其治法皆可會也

下利脉數而渴者今自愈設不差必清膿血以有熱故也王函

千金翼脉下有反字今全書作令程本魏本同

周下利脉數而渴邪雖未盡而數爲熱微則亦陽氣自復之假而無利久入陰之虞亦可自愈而不愈者必熱勢尚盛此不但利不止而必互圊膿血耳以此推之則其脉必數而有力者也汪此條仲景無治法補亡論常器之云可黃芩湯王黃連湯

金匱直解云脉數而渴則寒邪去而利當止經曰若脉躁義曰血滯腸中數不解而下不止必挾熱而便膿血此有熱陷於下焦使血流腐而爲膿也

下利後脉絶手足厥冷晬時脉還手足溫者生脉不還者死

王函脉上有其字無冷字生下無晬字無末脉字

脉字還下有不溫二字千金本同有不溫三字無末脉字

成晬時周時也錢寒邪下利而六脉已絶手足厥冷萬無更生之理

家大人曰利後利止而可下之物竭盡不得已其利止者必死脉不還者也利後利止而陽旺下止者脉出必生也華佗服四逆湯而安按此時間也非空手失治不救者內實也下之解安大柴胡湯成注陽寒後爲表已解脉沉爲重表未和經曰傷寒差以後更發熱脉

有新久若久利脉絶而至手足厥冷則陽氣以漸而虛直至水窮山盡陽氣磨滅殆盡脉氣方絶豈有復還之時惟暴注下泄忽得之驟利而厥冷脉絶者則真陽未至陡絶一時爲暴寒所中致厥利脉伏真陽未至陡絶故陽氣尚有還期此條乃寒中厥陰非久利也故云晬時脉還手足溫者生若脉不見還是孤陽已絶而死也柯此不嘔不煩

溫者生若脉不見還是孤陽已絶而死也

沈珍曰不溫三字當補之約之案不溫則不溫合當補之也

約之案可下篇曰陽異後脉止程氏曰陽氣根于脉之不還手足溫斷無溫理

疏義曰下利止而脉絶欲爲陽氣復而可知矣若設利不止則手足厥冷而脉無更生之理然性命至重不忍之案絶內服外灸或回生於萬一故又使晬時脉還者而後可決定生死也彥修人命久

[illegible]

約之案說文晬周年也出新附廣韻去十八隊將子對切七卷本草序例陶注曰云晬時者周時也從今旦至明旦

成晬時周時也錢寒邪下利而六脉已絶手足厥冷萬無更生之理而仲景猶云還時脉還手足溫者生何也夫利家大人曰利後利止而可下之物竭盡不得已其利止者必死脉不還者也利後利止而陽旺下止者脉出必生也華佗服四逆湯而安按此時間也非空手失治不救者也

有新久若久利脉絶而至手足厥冷則陽氣以漸而虛直至水窮山盡陽氣磨滅殆盡脉氣方絶豈有復還之時惟暴注下泄忽得之驟利而厥冷脉絶者則真陽未至陡絶一時爲暴寒所中致厥利脉伏真陽未至陡絶故陽氣尚有還期此條乃寒中厥陰非久利也故云晬時脉還手足溫者生若脉不見還是孤陽已絶而死也

沈珍曰不溫三字當補之約之案不溫則不溫合當補之也

立之案陡即陡字廣韻當口切而勿頓也通作斗

不須反佐而服白通外發少陰及丹田氣海或可救下萬一。

四五 此辨下利之死証亦上熱下冷寒利有其人二字。

傷寒下利日十餘行脉反實者死。千金翼脉上金匱吐利篇無此章

金鑑曰其脉當虛今反實者邪氣盛也忌虛邪盛故主死也

成下利者裏虛也脉當微弱反實者病勝藏也故死難經曰脉不應病病不應脉是爲死病錢所謂實者乃陰寒下利真陽已敗中氣已傷胃陽約而真藏脉現也印以上十字

[illegible]

家大人曰脉反實成氏金鑑說是又錢氏云真藏脉現恐非

章論下利有表裏陰陽寒熱氣血邪正虛實而爲審辨之法故不立方。

紫汪氏以此條證爲熱利之死證恐不然也。

四六 此承前論下利當急溫之法亦上熱下冷寒利

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汗出而厥者通脉四逆湯主之。

錫夫穀入於胃藉中土之氣變化而黃以成糟粕猶奉心化赤而爲血之義也若寒傷厥少二陰則陰寒氣甚穀雖入胃不能變化其精微蒸津液而泌糟粕清濁不分完穀而出故下利清穀也在少陰則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手足厥逆脉微欲絕身反不惡寒在厥陰則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汗出而厥俱宜通脉四逆湯啓生陽之氣而通心主之脉也汪下利清穀爲裏寒也外熱爲身微熱兼之汗出此家大人曰表熱故汗出與頭項強痛同文例

真陽之氣外達而欲脫也前條汗出爲欲解此條汗出而反厥乃陽氣大虛也與通脉四逆湯以溫經固表通內外陽氣。

案吳人駒云。有協熱下利者。亦完穀不化。乃邪熱不殺穀。其別在脉之陰陽虛實之不同。今驗之小兒此最多。

錢氏曰。此即協熱利。治法

熱利下重者白頭翁湯主之

錢氏曰。諸之熱利非復如前欲後之熱直本熱之利也

鑑熱利下重又火鬱湿蒸穢氣本逼腸魄門重滯而難出可知重字平聲直容切複量也又案醫學卷十治重下篇引葛氏方去重下此覆約之案以益自太陽少陽之明之疫而變入痢病故係之厥陰若是自初痢疾則不編入陽寒痢中也又案此既有赤積出而白積交之欲出即內經所云暴注下迫者是也

許宗道曰下重者欲下不出之意也

金匱直解云熱利下重則熱客於腸胃非寒不足以除熱非苦不足以堅下焦故加十熟字別已上之寒利

約之案此方亦寒溫三性合用而示厥陰之治方也

白頭翁湯方

白頭翁二兩。秦皮三兩。黃連三兩。黃蘗三兩。

忘形曰作三兩是

魏鐵鑑云作主而五留同

疏義改作三兩

黃蘗作檗

白頭翁。神農本經言其能逐血止腹痛。陶弘景謂其能

家大白蘭不愈便服廿則此方一服應愈之驗

疏義曰此方君以白頭公羽者意在綫急迫也前注云苦寒與本經左矣家大白頭公溫散一切加清涼也

山素南北方所產者亦佳者亦藥猶言即述義所引者

治厥陰熱痢黃連苦寒能清濕熱腹痛胸中

所產者亦佳者亦藥猶言即述義所引者

杯瀉下焦之火。秦皮亦屬苦寒。治下痢崩帶。取其收澁也

四八是雖在厥陰中特太陰病表証輕在者亦欲陰下利多涉太陰太陽

利腹脹滿身體骨疼痛者先溫其裏乃攻其表溫裏宜四逆湯。攻表宜桂枝湯。成本脫錢氏曰此言有表有裏之下利也二宜字

三十三　補三十三

喻

山與太陽中篇下利身疼用先裏後表之法大同彼因誤下而致下利此因下利而致腹脹總以溫裏為急者見約之案身幹疼痛麻黃湯证

明曰省之義也身疼痛有裏有表必清裏已調其痛乃不

述義曰三陰無併病理同治病雖如太陽厥陰之桂枝四逆各施之太陰之桂枝证即是表熱裏寒相兼者治併病之變局乎前端文全問要方論之綱有半陰半陽合病即言寒熱相兼者

右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一升。不愈更服一升。

鑑白頭翁。神農本經言其能逐血止腹痛。陶弘景謂其能易。攻表宜桂枝湯。成本脫錢氏曰此言有表有裏之下利也二宜字

喻山與太陽中篇下利身疼用先裏後表之法大同彼因誤下而致下利此因下利而致腹脹總以溫裏為急者見約之案身幹疼痛麻黃湯证

明曰省之義也身疼痛有裏有表必清裏已調其痛乃不

述義曰三陰無併病理同治病雖如太陽厥陰之桂枝四逆各施之太陰之桂枝证即是表熱裏寒相兼者治併病之變局乎前端文全問要方論之綱有半陰半陽合病即言寒熱相兼者

陽條其裏証輕故先表後裏
[illegible]相對看
[illegible]時原[illegible]
章之前[illegible]
章相比[illegible]桃花湯例今本錯了
明矣

劉棟曰此條當在上白頭翁條之下也

[illegible]曰飲水二字指渴而言水字
[illegible]言飲物訓考冷水非也又曰所
飲之外熱以辨其重[illegible]非也
羅天益云少陰自利而[illegible]下焦
虛寒而用四逆者恐不可以渴不渴
分寒熱也[illegible]當以小便黃白別之
之耳
約之案曰欲飲水以別彼少陰
厥陰之渴也此曰水即冷水也

四九　此再本熱利見証以申明上文之義討厥陰金匱吐利篇無此章

下利欲飲水者以有熱故也白頭翁湯主之。以玉函千金翼作爲无故字

錢　此又申上文熱利之見證以證其爲果有熱者必若此台法也。大渴與不渴乃有熱無熱之大分別也裏無熱邪約之案此与決章熱利同也其下重在于此也否勿論

口必不渴設或口乾乃下焦無火氣液不得蒸騰致口無津液耳然雖渴亦不能多飲若胃果熱燥自當渴欲飲水此必然之理也寧有裏無熱邪而能飲水者乎仲景恐人之不能辨也故又設此條以曉之曰下利渴欲飲水者以有熱故也白頭翁湯主之

五十　此亦論胃熱下利证厥陰熱利芍倉陽明证

下利讝語者有燥屎也宜小承氣湯。千金翼利下有而字金匱无宜字湯下有主之二字字者作爲无也字

黃氏曰本章附和編厥陰下利條內若以证言之宜屬陽明也張氏曰此條厥陰轉屬陽明也府和

錢氏曰陰語之下利乃胃中之實熱有燥屎故也宜小承氣湯微利之燥屎得去利自止矣有燥屎而用小承氣者以陰經無大熱非比陽明熱邪之盛但即太陰下利無濟語之在然苟非胃實下利無濟語之在然苟非胃實[illegible]

鑑　下利裏虛讝語裏實若脉滑大證兼裏急知其中必有宿食也其下利之物又必稠粘臭穢知熱與宿食合而爲之也此可凖其有燥屎也宜以小承氣湯下之於此推之可知燥屎不在大便鞕與不鞕而在裏之急與不急便之臭與不臭也

疏義曰下利者不當陰語所謂下利則熱結旁流耳必脉滑大而實若燥屎未除則下利無止期約之案錢氏以爲此自陰隱陽之証非是

汪　下利者腸胃之疾也若讝語則胃家實與厥陰無與乃腸中有燥屎不得下也法宜小承氣湯者此半利半結祇須緩以攻之也或問既下利矣則熱氣得以下泄何由而致讝語有燥屎也答曰此係陽明府實大熱之證胃中糟粕爲邪所壅留著於內其未成鞕者或時得下其已成鞕者終不得出則燥屎爲下利之根燥屎不得

出則邪熱上乘於心所以譫語要之此證須以手按腹當心堅痛方爲有燥屎之徵

約之利諸章至決章竟故此奉熱結旁流次奉解後餘宿而結之

案少陰篇云少陰病自利清水色純青心下必痛口乾燥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辨可下篇云下利心下鞕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下利脉遲而滑者內實也宜大承氣湯下利不欲食者有宿食故也當下之宜大承氣湯並與此條證同

五一　此論利後餘熱之症以總結上文後陰下利後餘熱之症

下利後更煩按之心下濡者爲虛煩也宜梔子豉湯湯下金匱有主之二字无宜字異方之作其主之二字

約之案曰下利後則病已可知病源可知案曰按之心下則二煩字爲其心煩也可知矣

方更煩吉未有煩不爲利除而專甚也柯虛煩對實熱而言是空虛之虛不是虛弱之虛鑑林蘭曰此利後餘熱之

約之案錢氏似爲虛寒下利藥治愈後陽大回爲虛煩是常盛人不宜有事故曰更之義區從

程氏曰熱利則煩得之利後而平不復此爲虛煩餘熱乘虛而發于太陽也

錢氏曰此自陰盛陽虛陽之治也下利後者言下利已愈之後也下利則得虛則知陽已稍勝雖不能更不而更煩又作脹嘔亦不得下之

成氏曰上不納而下不固陽氣衰微可知更身微熱而見厥則甚寒逼微陽而欲越故為難治
約之案下利者必尿閉而今尿反利是大脫也復反也乘虛乞篇可证

逆而小便當不利小便復利者裏虛也身有微熱見厥者陰勝陽也為難治與
正矜曰既云難治又處以四逆湯論中斷無此例疑非仲景之言約之案下利且尿利故難治若用茱萸四逆湯之主方也
發義曰嘔而脈弱者裏寒身有微熱是虛陽飛越欲脫

四逆湯湯裏助陽汪案諸條厥利證皆大便利此條以嘔為主病獨小便利而見厥前後不能關鎖用四逆湯以附子散寒下逆氣助命門之火上以除嘔下以止小便外以回厥逆也

五血 此論嘔屬寒逆者 約之案厥陰寒證之有飲之嘔

乾嘔吐涎沫頭痛者吳茱萸湯主之沫下。汪函。千金翼。有而復二字。方本。脫本。脫頭痛字

金匱嘔吐者亦曰乾嘔吐逆吐涎沫半夏乾薑散主之與此同文例

張凡用吳茱萸湯有三證一為陽明食穀欲嘔一為少陰吐利手足厥冷煩躁欲死此則乾嘔吐涎沫頭痛經絡證
約之案吳茱萸湯固厥陰主方知由東垣以來治厥陰衝氣冒眩作用吳茱萸世之獲功

正矜曰此胃虛寒而飲水於茱萸者胃寒有飲之忘故與吳茱萸湯以溫胃逐水也又按吐涎沫乃是吐痰此亡也後世所謂痰厥頭痛者皆外臺
上衝於頭即今頭痛方八首蓋皆吳茱萸湯之支流餘裔耳 約之案痛原卷世間痰厥厥逆頭痛後曰厥氣逆上上與風痰相結

李唐陰卷真本明卷卷一中有下曰苦嘔食穀欲吐凡嘔有五嘔之也

外臺卷六上焦熱及寒吐胸腸鳴短氣方肩千金療上焦閉塞氣嘔嘔而不出熱少冷多好吐白沫清涎吞酸厚朴湯方刪繁同今千金卷三十三焦第五篇全同約之案無物曰乾嘔則食物不出之義若夫涎沫出亦固乾嘔有非嘔吐也素至至真要大論嘔吐清涎又曰喘出清水及多唾噫

候各殊而治則一者總之下焦濁陰之氣上乘於胸中清陽之界真氣反鬱在下不得安其本位有時欲上不能但衝動濁氣所以乾嘔吐涎沫也頭痛者厥陰之經與督脈會於巔也食穀欲嘔者濁氣在上也吐利者清氣在下也手足厥冷者陰寒內盛也煩躁欲死者虛陽擾亂也故主吳茱萸湯以茱萸專主開鬱胸中逆氣兼人參姜棗以助胃中之清陽共襄祛濁之功由是清陽得以上升而濁陰自必下降矣錫成氏云嘔者有聲者也吐者吐出其物也故有乾嘔而無乾吐今乾嘔吐涎沫者涎隨嘔而吐出

成氏曰乾嘔吐涎沫者裏寒也頭痛者寒氣上攻也與茱萸湯溫裏散寒
錢氏曰寒邪上逆而乾嘔胃中虛冷而吐涎沫
疏義曰乾嘔吐涎沫則胃中虛冷寒飲上逆也

約之案吐者出穀也涎沫者口津亞也涎者口中汁也沫者白沫也此乃飲之上出者非痰也錢氏言太是
約之案欲利嘔成篇附之厥陰者其中兼有陰證假見之陽證亦固非真之陽證不得直三陽篇故不
得已入之厥利嘔噦篇則知此吳朱章空入厥及利看次小柴章同此言未允

重修藏版

約之案乾嘔字義重吐字義輕

案柯氏云乾嘔吐涎是二證不是並見可謂執拘矣舒氏云此條多一乾字既吐涎沫何爲乾嘔當是嘔吐涎沫蓋爲陰邪恊肝氣上逆則嘔吐涎沫此與柯說同

嘔吐下利篇

金匱要略嘔而胸滿者茱萸湯主之

○茱萸湯方吳茱萸一升人參三兩生薑六兩大棗十二枚右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分溫三服

五五 此論嘔屬邪熱者以別上文諸嘔約之案此爲厥陰熱勢嘔小柴因厥陰主方故成注可從未必有利

嘔而發熱者小柴胡湯主之

成 太陽下經曰嘔而發熱者此證具錢存厥陰陰邪屬逆

疏義曰邪在胃府不可用辛溫熱藥此段見厥陰與少陽相表裏而其病易變其治亦可互通也

下利若見嘔而發熱是厥陰與少陽藏府相連乃藏邪還府自陰出陽無陰邪變道之患矣故當從少陽法治之而以小柴胡湯和解其半表半裏之邪也

五六 此章先論胃虛之噦 約之案厥陰寒兩虛吳自太陽入來

傷寒大吐大下之極虛復極汗者其人外氣怫鬱復與之水

疏義曰以下三章論噦有虛實又曰復極汗之則衛外之陽亦已矣外氣怫鬱則且足虛陽飛越無根之虛火浮於上而使面色赤作噦故上拳大吐大下後復極汗之也

成氏曰大吐大下胃氣極虛復極汗之人陽氣外邪怫鬱於表則身熱惡寒之水以致其汗胃虛則胃水虛寒相搏成噦也

約之案至外氣怫鬱尚屬太陽虛之當由小柱新加湯及桂枝人參湯若輕則小建中尚可也而工復欲之水是即无可差之理以屬上熱下冷之欲陰上表也下裡也要即用理中劑可為吃緊邪也要之餘邪也非五苓之水飲之陽實人之比月此自初末為發汗而逐邪只強出自汗耗津液大邪任再頭在而誤與水其人欲陰不亦空乎曰外氣怫鬱則其有太陽表邪盛有也可知也又曰此與茵蔯蒿湯病同吐下以後不病者又案此章亦是因極汗下有出字大是可從

傷寒論輯義　卷六

以發其汗因得噦所以然者胃中寒冷故也成本王函極汗下有出字其人上有金匱圓吐利篇無此章以字

錢傷寒而大吐大下則胃中陽氣極虛矣復極汗出者非約之案大吐下亦宜入之字看之字管到四字也此人本虛壯依二大字二極字至如此虛也家大人曰復又也極汗曰汗也非汗之也古帝有可水法發汗而太丘解也後世言天然白虎湯也在太陽時事

又汗之而極出也因大吐大下之後真陽已虛衛外之陽約之案外氣表氣也不能固密所以復極汗出乃陽虛而汗出也是醫尚未達其義以其人外氣怫鬱本是虛陽外越疑是表邪未解復與之煖水以發其汗因而得噦噦者呃逆也其所以噦者蓋因吐下後陽氣極虛胃中寒冷不能運行其水耳水壅胃中中氣遏絕氣道而作呃逆也治法當擬用五苓散理中湯甚者四逆湯可耳

約之案四逆加人參湯可也

張志聰曰此統承厥陰之嘔吐下利厥熱而論噦之因胃中寒冷而為敗死也

宗印云此章與辨脈篇之醫不知而反飲冷水令大汗出水得寒氣冷以相搏其人即飧大意相同

程云點出胃中寒冷字是亦吳茱萸湯之治也汪云理中湯亦可借用之

活人書云橘皮乾姜湯羌活附子散半夏生姜湯遂陰散

五七 前條論虛寒之噦此段詳裏實之噦

傷寒噦而腹滿視其前後知何部不利利之即愈

約之案厥陰噦也噦即胃中寒冷然亦有裏實不通

作則

錫

傷寒至歲非中氣敗絕即胃中寒冷然亦有裏實不通

家大人曰若夫虛寒死如前文者則腹不滿而前後部无不利之理是當以三隅反之古文

氣不得下泄反上道而為噦者玉機真藏論曰脉盛皮熱

約之案視者診也占也察也

腹脹前後不通悶瞀此謂五實身汗得後利則實者活今約之案不利腹滿為噦是陽明病也亦內証陽實而為其外望有噦之滿无發熱及諸陽证狀似醫心故置段利證噦中也見家大人言也詳見前ミ吳朱史章第九

噦而腹滿前後不利五實中之二實也實者瀉之前後大小便也視其前後二部之中何部不利利之則氣得通下泄而不上道噦即愈矣夫以至虛至寒之噦證而亦有實者存焉則凡係實熱之證而亦有虛者在矣醫者能審其寒熱虛實而為之溫涼補瀉于其間則人無夭札之患矣

汪

常嚴之云前部不利豬苓湯後部不利調胃承氣湯愚以須小承氣湯利之

張氏曰為胃氣虛寒為胃中實熱不可不辨虛寒者溫之四逆理中是也實熱者利之承氣五苓是也

案常氏原于活人蓋前部不利五苓散豬苓湯後部不利宜三承氣撰而用之仲景不載主方意在于此耶

約之案利後部者蓋大柴胡湯必的

秦艽本草白字中藥味苦微寒治風寒溼痺洗目膜久服頭不白黑字大寒無毒療男子少精婦人帶下小兒癎身熱可作洗目湯皮膚光澤肥大有子三月八月採皮陰乾陶注俗方惟以療目藥性論秦艽白皮平主明目去肝中久熱治小兒身熱作湯浴差日華子洗肝益精明目小兒熱驚皮膚風痺痕熱（名益桂御覽九百九十二引吳氏本草白岑皮一名秦皮神農雷公黃帝岐伯醫無毒李氏小寒又引淮南萬畢術曰岑皮致水

傷寒論輯義卷六

萬延二辛酉三月廿六日標記一過矢翔奇法古堂樂陟金匱大要書院同心堂輔檐益蹟園甚堂塲森綱之翼ミ廿八日改元文久約之又志

壬午四月十有二日再重訂九遍

堅環校

傷寒論輯義卷七

中之類變又金匱本篇曰出其下亡者可治其例但微與金匱一篇之文然其義大殊又思寶非誤其內元宿食而吐利煩亂者是三陰病中少陰直

正陽似為霍亂無外感單食傷之義大殊又思寶非誤其內元宿食而吐利煩亂者是三陰病中少陰直

述義曰霍亂必有腹痛經不言者蓋省文也家大曰本篇所言近之ラ之皆吐利各宮宿物既出後之事即使腹痛亦是宮後餘邊少ミ宿滯在故必微痛然不足書且多於宮後元痛者故蓋不可載又宮後虛宿物見存而吐利故ミミ而始成霍亂ミミ而也本篇耳故本篇者有一吐利其以後之寒熱ミ來吐宮則雖向死ラ遍下駛或蓋仲師ラ今見同耳

辨霍亂病脈證并治 原注 合六法方六首

提綱 先名以辨心

問曰病有霍亂者何答曰嘔吐而利此名霍亂 此名成本王函作名曰千

合類刻

金翼何下有也字名作為 千金卷二十霍亂篇答作師名作為

成三焦者水穀之道路邪在上焦則吐而不利邪在下焦則利而不吐邪在中焦則既吐且利以飲食不節寒熱不調清濁相干陰陽乖隔遂成霍亂輕者止曰吐利重者揮霍撩亂名曰霍亂錫霍者忽也謂邪氣忽然而至防備不及正氣為之倉卒錯亂也胃居中土為萬物之所歸故必

錢氏曰此言無表證之霍亂也有腎無物為亂號義曰其脈則沈而微之自然沈明宗金匱編注首收本篇似宜從矣問其狀何似答卒然吐利此也約之案本篇冒霍亂字者必本吐利以見其為霍亂不亦嚴乎故知霍亂不得云約之案廣韵上聲廿九篠撩抉也去聲二十四嘯撩亂也唐詩國風卷三丁仙芝餘杭醉歌曰桃花明夜撩亂開及正氣為之倉卒錯亂也胃居中土為萬物之所歸故必

傷胃。邪氣與水穀之氣。交亂于中。故上吐而下利也。

靈陰陽清濁曰受穀者濁受氣者清濁相干命曰亂氣陰清而陽濁

禾齊仲山曰邪氣作止[illegible]

約之案清氣陽氣上注於肺濁氣陰津也靈下針[illegible]

清者注陰濁者注陽濁而清者上出於目清而濁者下行

[illegible]

約之案其精氣上注於肺濁氣陰津也靈下針[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亂。霍亂自吐下。又利止。復更發熱也。成本無下霍亂二字。王函寒下有不復二字。此名。作當爲。無自字又字。千金異寒下有而復二字。病下有者字身疼作身體疼痛四字者此作當爲字此名作當爲

鑑此承上條。以詳出其證也。頭痛身疼發熱惡寒在表之風寒暑熱爲病也。嘔吐瀉利在裏之飲食生冷爲病也。其此證者。名曰霍亂。若自嘔吐已。又瀉利止。仍有頭痛身疼惡寒更復發熱。是裏解而表不解也。沈明宗曰吐利已止復更發熱乃裏氣和而表邪未解。當從解表之法。或無表證。但有腹痛吐利。此爲裏邪未解。當以和裏爲主。方發熱頭痛身疼惡寒。外感也。吐利內傷也。上以痛名求病證。此以病證實病名。反覆詳明之意。錫夫但曰利止。而不曰吐止者。省文也。

傷寒。其脉微濇者。本是霍亂。今是傷寒。却四五日。至陰經上轉入陰。必利。本嘔下利者。不可治也。欲似大便。而反失氣。仍不利者。此屬陽明也。便必鞕。十三日愈。所以然者。經盡故也。下利後當便鞕。鞕則能食者愈。今反不能食。到後經中頗能食。復過一經能食。過之一日當愈。不愈者。不屬陽明也。成本。王函。千金。方。諸本。無下利後當便鞕。鞕則能食者愈。今反不能食。到後經中頗能食。復過一經能食。過之一日當愈。不愈者。不屬陽明也。

鑑此承上條。辨發熱頭痛身疼惡寒吐利等證。爲類傷寒之義也。若有前證。而脉浮緊。是傷寒也。今脉微濇。本是霍亂也。然霍亂初病。即有吐利。傷寒吐利。却在四五日後。邪約之變。却後也。

之陽明或屬吐利後胃中虛燥之陽明也此則非藥不可
俟之終不能自愈也理中脾約擇而用之可矣

惡寒脈微（原注一而復利利止亡血也）四逆加人參湯主之

此論中雷亂脈燥者活法
三字衍刻篇目見復字止所有者字

成惡寒脈微而利者陽虛陰勝也利止則津液內竭故亡血
正參曰復利者其利暫止而復利也　疏義曰亡血不亡津之互辭　約之案復又也本利止章

亡血金匱玉函曰水竭則無血與四逆湯溫經助陽加人
參生津液益血　約之案章首當入雷雷亂二字看其血已吐利後復出宿食汚穢脈不復
常而又見微且再復發下利其下利亦已止者是陰陽共大虛也

案金鑑曰利止亡血如何用大熱補藥利止當是利不
止亡血當是亡陽錢氏亦疑亡血之為亡陽然徐大椿
曰案亡陰即為亡血不必真脫血也此說似是

四逆加人參湯方

五味甘草乾姜桂枝附子人參四逆傷陽故參名位藥号目首也

成氏曰發為亡陽經為亡血復寒則脉微血先亡而後亡陽經為亡血復寒則脉微血先亡而後亡陽經為亡血復寒則脉微血先亡而後

千金卷廿霍亂第六四順陽治霍亂轉筋圊吞汗出嘔吸者方即本方

甘草二兩炙 附子一枚生去皮破八片 乾薑一兩半 人參一兩

右四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溫再服千金外臺卷十四霍亂手足厥冷脈微欲絕方後曰小品方同之外台卷十四霍亂方云四順湯方加之于黃連龍骨龍骨能治胃寒凡六味蔔增損四順湯

參三兩外臺卷十四霍亂者如龍骨二兩名四利湯

魏 下溫中之中依以補虛生津之品凡病後亡血津枯者徐大椿曰加參以生津液疏義曰陰盛陽虛四逆所必用三陽之陽桂枝中加參為新加湯同義皆可用也不止霍亂也不止傷寒吐下後也 徐 令利雖止而惡寒脈微如故則知其非陽回而利止乃津液內竭而利止也故曰亡血又當加人參以生津益血矣

五 此言霍亂出當分中焦寒熱施治也

霍亂頭痛發熱身疼痛熱多欲飲水者五苓散主之寒多不用水者理中丸主之用字方氏作欲飲二字丸成趙刻屬目光緒字木作員王國作湯千金翼同字

魏 傷寒者外感病霍亂者內傷病也傷寒之發熱頭痛身疼惡寒風寒在營衛霍亂之頭痛身疼惡寒必兼吐下風寒在胃府也風寒外邪何以遽入于胃府則平日中氣虛歉暴感風寒透表入裏為病于內因其為風寒客邪故發熱頭痛身疼惡寒與傷寒同因其暴感胃府故兼行吐利與傷寒異此二痛分關之源頭也其所以吐利時不熱利止復熱者則亦因中氣虛弱當吐利行時邪雖在胃而氣散熱不能發利止氣收方發耳亦異于傷寒之熱發在表無作息時也既明霍亂致病之由為病與傷寒之異而治法方可就其人之寒熱施之熱多者胃雖虛自熱多虛熱

疏義曰案寒熱二字惟是就其人胃氣強弱而言

傷寒論輯義卷七　五　聿修堂藏版

傷寒論輯義卷七

者。叶利行。必大飲水。五苓散主之。導濕清熟滋乾。所必用也。寒多者。胃素虛且寒。多虛寒者。吐利行。必不用水。理中丸主之。渴中燥渴。補虛所必用也。

傷寒類方曰。家霍亂之症。皆由寒熱之氣不和。陰陽拒格。上下不通。水火不濟之所致。五苓所以分其清濁。理中所以壯其陽氣。皆中焦之治法也。

醫史戴良撰呂滄洲翁傳云。內子王病傷寒。乃陰隔陽面赤足踡。而下利躁擾不得眠。論者有主寒主溫之不一。余不能決。翁以紫雪匱理中丸進。徐以水漬甘草乾薑湯飲之。愈且告之曰。下利足踡。四逆證也。苟用常法。

則上焦之熱彌甚。今以紫雪折之。徐引辛甘以溫裏。此熱因寒用也。聞者皆嘆服。

理中丸方 原注 法。○ 王函丸作圓。又湯三字

人參　乾薑　甘草各三兩

白朮各三兩

右四味。擣篩。蜜和為丸。如雞子黃許大。以沸湯數合。和一丸。研碎溫服之。日三四。夜二服。腹中未熱。益至三四丸。然不及湯。湯法以四物。依兩數切。用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若臍上築者。腎氣動也。去朮。加桂四兩。吐多者。去朮。加生薑三兩。下多者。還用朮。悸者。加茯苓二

傷寒論輯義卷七　聿修堂藏版

兩渴欲得水者加朮足前成四兩半腹中痛者加人參足前成四兩半寒者加乾薑足前成四兩半腹滿者去朮加附子一枚服湯後如食頃飲熱粥一升許微自溫勿發揭衣被成本注圖篇下有爲末二字無子許二字若脫上上有加減法三字日四差後病篇注圖成本作日三頭刻差後病老夜二以下文三字元孫曰當據改作日三服疏義改之經文子金匱異還作復元據節有薑乾薑三字毛子黃之子字日三四夜二服作日參夜或貴

方理治也料理之謂中裏也裏陰之謂參朮之甘溫裏也太陽下赤石脂禹餘粮湯薑白理中者理中焦異方作理中治中焦甘草甘平和中也乾薑辛熱散寒也程陽之動始於溫溫氣得而穀精運穀氣升而中氣賸故名曰理中實以燮理之功予中焦之陽也蓋謂陽虛即中氣失守膻中無發宣之用六府無灑陳之功猶如釜薪失焰故下至清穀上失沸湯數合家大人曰約畧曰本今四五勺小飲茶盞一杯也

本草圖經人參條引張仲景載金匱肘後人參湯文曰治中湯主之人參本草各三兩且引此方後之引用以下文今詳此異如左用作以元去淳二字溫作每元三服之服字若作如作為腎氣動還用作復其元欲得水三字足前成三字作至二字元中字足前成作至二字下皆同元腹脹之腹字

薑辛以溫中必假之以爝釜薪而騰陽氣是以穀入於陰錢氏曰嘔家以生薑為主治者取其辛溫散寒也注家以乾薑為主治者取其溫中去寒也

氣於陽上輸華蓋下聞州都五藏六府皆受氣矣此理梁微自溫二字與太陽太陰少陰篇倫手足溫之溫同並斥身表熱于常時而發熱愛暖也中之旨也錢後加減方文理背謬量非仲景之法姑存而辨之以資攷校之用方氏曰飲熱粥亦助藥力也自溫亦取微似汗之意勿蓋被揭衣被防重感也傷寒類方曰若胃逆禁犯穀氣者其人煩躁而不復此言服理中湯大疏主我曰如食頃飲熱粥一升許張氏曰重匱乱為胃逆不復此言服理中湯大法非指重匱乱為言也此說有理錢氏曰飲熱粥而微溫勿揭衣被者即服桂枝湯取穀之微似汗之法也飲熱粥欲其助藥力以內溫上藥力以外散此

金匱要略胸痺心中痞氣結在胸胸滿脇下逆搶心人參湯主之程林注此即理中湯也中氣強則痞氣能散胸滿能消脇氣能下人參白朮所以益脾甘草乾薑所以溫胃脾胃得其利則上焦之氣開發而胸痺亦愈

本方。西味吹咀。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分三服。不差頻服

三兩劑。遠行防霍亂。前作丸如梧子大。服三十丸。如作散服方寸匕。酒服亦得。若轉筋者。加石膏三兩。溫丸綫。故仲師曰不及湯也

又四順理中圓。已產訖可服此方。新生藏虛。此所以養藏氣也。即本方

外臺秘要崔氏理中丸。療三膲不通。嘔吐不食。并霍亂

外臺卷三十一。吐逆下痢。及不得痢。即本方人參乾薑白朮甘草各三兩。又延年理中丸。療霍亂吐痢宿食不消

本草圖經人參條。張仲景治中膲曰胡洽治霍亂胃之溫中湯

家大合菜者。悸甚且有上逆之勢。此蛔上則後句單云悸者。心下悸。並是水飲。蓋因聚水腔上所致也。猶水氣之性動也。腎主水。今腎虛故水動。故云腎氣動。至為悸動也。是即腎藏之氣所致。故水飲在下焦。欲作奔豚故水。故云腎氣動之動。亦同此。今本作奔豚故云腎氣動之動。亦同此。今本作奔豚故云腎氣動之動。亦同此。今本作奔豚

於本方加麥門冬附子茯苓。

活人書。或四肢拘急。腹滿下利。或轉筋者。去白朮加附子一枚生用。

明孫雍奎醫家必用理中湯下白雪散轉筋理中湯內加火煅石膏一兩

三因方。病者因飲食過度傷胃。或胃虛不能消化。致飜嘔吐逆。物與氣上衝。蹴胃口。決裂所傷。吐出其色鮮紅。心腹絞痛。白汗自流。名曰傷胃吐血。理中湯能止傷胃吐血者。以其功最理中脘。分利陰陽。安定血脉。方證廣如局方。但不出吐血證。學者當自知之。或只煮乾薑甘草湯飲之。亦妙。見養生必用。

又加味理中圓。治飲酒過多。及啖炙煿熱食動血。發爲鼻衄。

於本方中加乾葛川芎各等分。濟生方。不用川芎。直指方。於本方加木香。

治飲食傷胃失血諸證。

又附子理中湯。治五藏中寒。口噤。四肢強直。不語。

於本方加大附子各等分。

周禹載傷熱暑者疫全書卷三曰。汪石山治一人年三十餘忽病渴熱昏悶面赤倦怠脉浮緩而弱兩尺尤甚。曰此有之色欲慾寒。宜溫熱與極生熱以附子理中湯煎熟冷服三貼再服清暑者益氣而安

施氏續易簡方。有中寒。氣虛陰陽不相守。血乃妄行者。

經所謂陽虛陰必走是也。咯血吐血。衄血便血。皆有此證。理中湯加官桂治之。人皆知此藥能理中脘。不知其有分利陰陽。安定血脉之功也。

又理中湯。治傷寒時氣。裏寒外熱。加五味子阿膠末等

分名順味圓。治寒邪作嗽甚妙。老人吐瀉不止。去甘草。
約之案千金方本草圖經作常湯仲景之意可貴唐高宗諱治嗽之為理中耳但醫心方卷子所治霍亂方第一引范汪方錄驗方效驗方小品方並作理中湯皆歷唐寫者耳
加白茯苓一兩名溫中湯。

直指方。理中圓。補肺止寒嗽。

於本方。加炒阿膠五味子。

又加味理中湯。治肺胃俱寒咳嗽。

於本方。加半夏茯苓。橘紅細辛五味子薑棗煎。

又婦人妊娠胎動。腹脇腰痛。下血水者。以眞料理中湯。

加縮砂佐之。

醴仁彙編。三建湯。此必審眞房勞。及冬月眞傷寒。方可用本方。加川烏鹿茸。

約之案花文揭高本也廣韵三音並通居列切揭起丘謁切高高本也又擔也渠列切高高本又廣韵去十三祭去例切揭褰衣度水由腰已下曰揭攷毛詩邶風匏有苦葉揭苦例反褰衣度水也苦例反去例同音耳

醫滙。腹痛全然不思飲食。其人本體素弱。而腹冷痛。以手按之則不痛。此亦虛也。本方。加良薑吳茱萸。

陰證畧例。寒證不能食。理中建中各半湯。為二中湯。

醫經會解。本方。倍白朮人參。加猪苓澤瀉茯苓肉桂。名理苓湯。吃忌。加丁香柿蒂。

張氏醫通。衄血。六脉弦細而濇。按之空虛。色白不澤者。脫血也。此大寒證。理中湯加黃耆。

吐利止而身痛不休。此清穀亦消穀也。表未和者。當消息和解其外。宜桂枝湯小和之。

外臺卷六霍亂後脚絕篇此處方為通脚此處方後文吐利若字而身痛作身疼痛無著字無空以下文成卷利止裏和也身痛不休表未解也與桂枝湯小和之。

成無空以下文。

利止裏和也身痛不休表未解也與桂枝湯小和之。

外臺云。裏和表病汗之則愈。方消息猶斟酌也小和言少少與桂枝湯。

家大白身痛不止者氣血衰少經絡未衛未和也傷寒論大意曰此章表和裏和者表未和也

約之案消息係桂枝湯服法有相係衣服飲食等加減也若將息則係衣食與消息大異

少與服。不令過度之意也。

傷寒直格消息調胃承氣湯

七 此條雷電亂陽虛而吐利汗出發熱惡寒四肢拘急手足厥冷者四逆湯主之

志 利汗出乃中焦津液外泄發熱惡寒表氣虛也四肢約之案此節不謂轉筋四肢拘急即轉筋也出由津液虛以為筋脈即轉筋恐非拘急津液也爭足厥冷者生陽之氣不達於四肢故主四逆湯啓下焦之生陽溫中焦之土氣

志 利汗出乃中焦津液竭也爭足厥冷者生陽之氣不達於四肢故主四逆湯啓下焦之生陽溫中焦之土氣

八 此前述之飧泄者既吐且利小便復利而大汗出下利清穀內寒外熱脉微欲絶者四逆湯主之內作裏

錢吐利則寒邪在裏小便復利無熱可知而大汗出者眞陽虛寒而猶氣不宿陽虛汗出也下利清穀胃寒不能殺穀也內寒外熱非表邪發熱乃寒盛于裏格陽于外也陰寒力甚陽氣寖微故脉微欲絶也急當挽救眞陽故以四逆湯主之

案據少陰篇厥陰篇之例此條所主當是通脉四逆湯

九 此前述之吐利者

吐已下斷汗出而厥四肢拘急不解脉微欲絶者通脉四逆加猪膽湯主之成本臣函下有汁字外趙刻篇目无拘急二字无欲字

錫吐已下斷者陰陽氣血俱虛水穀津液俱竭無有可吐而自已無有可下而自斷也故汗出而厥四肢拘急之亡陰證與脉微欲絶之亡陽證仍然不解更宜通脉四逆加猪膽啓下焦之生陽而助中焦之津液

志 霍亂之證至汗

出而厥。四肢拘急。脉微欲絶。乃惟陰無陽。用四逆湯。不必言矣。又加膽汁人尿者。津液竭而陰血并虛。不當但助其陽。更當滋益其陰之意。

案志聰錫駒注。本方更加人尿。然原文中無所攷。蓋據白通加猪膽汁湯。而有此說耳。錫駒云。每見夏月霍亂之證。四肢厥逆。脉微欲絶。投以理中四逆。不能取効。反以明礬少許。和凉水服之。而即愈。亦即膽汁人尿之意。先賢立法。可謂週徧詳明矣。霍亂用礬石。原見于華佗危病方。與膽汁人尿。蓋其意迥別。

通脉四逆加猪膽湯方

甘草二兩。炙　乾薑三兩。強人可四兩　附子大者一枚。生去皮破八片

猪膽汁半合。王函。作四合。时後作一合

右四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内猪膽汁。分温再服。其脉即來。無猪膽。以羊膽代之。

吳汁出而厥。陽微欲絶。而四肢拘急。全然不解。又義無加以柔其筋。脉微欲絶。固爲陽之欲亡。亦兼陰氣虧損。故用通脉四逆。以回陽。而加猪膽汁。以益陰。庶幾將絶之陰。不致爲陽藥所劫奪也。注認陽極虛。陰極盛。故用反佐之法。以通其格拒。誤矣。案成氏方氏錢氏金鑑並同

程云。吐已下斷。猶陰邪堅結。陽氣難伸。所以證則汗出

而厥四肢拘急不解脉則微而欲絶此湯主之於回陽救急中交通其氣善後猶難爲力如此敢不慎厥初哉

○案此亦一說故附存于此

十　此亦本吐利愈後之法以總結上文

吐利發汗脉平小煩者以新虛不勝穀氣故也發汗吐下後篇汗下有後字以作此些章上在勞復篇

魏吐利發汗後脉遂平病遂愈可此尤爲素日胃氣有餘而病邪輕微之效也但餘小煩乃胃氣羸爲吐下所虛約之證數汗情用葉出汗即桂枝小和是也脉平胃復平生平脉也看數字則知非自愈也

非素虛乃新虛也胃既新虛仍與以舊日之穀數則穀氣多于胃氣所以不勝穀氣而作小煩也仲景未言治法蓋病源卷之八傷寒病後食復脉大病之後脾胃尚虛穀氣未復若食猪肉腸血云云必大下利醫所不能治也必至於死卷九時氣食復候並其文小異

病可云然也

損其穀則愈之治見于大病差後之條矣故不復贅此九文久元年酉三月既望王標記此雪亂一篇一過矣可通書院思益堂三元遊芥子園推合精虛森源約之

郭氏曰勿服藥未食其食則愈以脉平不可再損也

張錫駒曰夫人以胃氣爲本經曰得穀者昌失穀者亡雪亂吐利胃氣先復心當顧其胃氣故結此一條以終雪亂之義

金鑑曰節其飲食自可愈矣

錢氏曰雪亂吐利而有發熱頭痛惡寒無汗者苟非陽虛原不當以溫中散寒治之今吐利數日而脉平則邪解而愈矣而身熱中小小煩悶者損穀則自愈矣

疏義曰若不知節慎仍與以舊日之穀數則穀氣之倉廩未固便當以此條移于差後勞復篇末理爲得矣

千金卷廿雪亂吐利方曰凡雪亂務在溫和將息若冷即溫飲輕而多飲數數少少喫粥三日已後可忍意食息七日後乃漸食爲佳所以養脾氣也又曰凡雪亂吐利生益不虛也

家大人曰發汗字又複于雪亂吐利之後而玉函以此條移于差後而玉函利作下則當從玉函以此條移于差後勞復篇與日晷春微煩條相並列不可在本篇明也

傷寒陰陽易之爲病其人身體重少氣少腹裏急或引陰中拘攣熱上衝胸頭重不欲舉眼中生花（原注）花一作眩膝胫拘急者燒裈散主之

（原注）合六法方六首

疏義曰陰陽易二字無義故可疑仍不敢質異方篇題陰易病之後勞復

疏義曰陰陽易勞復皆傷寒病後房室名爲陰陽易之病皆難治多死此文外篇卷三天行差後禁忌篇引集驗同又卷四溫病勞復篇引千金出此文未曰古今錄驗集驗同

成大病新差血氣未復餘熱未盡強合陰陽得病者名曰易男子新病差未平復而婦人與之交得病名曰陽易婦人新病差未平復男子與之交得病名曰陰易

疏義曰男傳不病之女名曰陽易女傳不病之男名曰陰易

案以上以巢源除大病新差而交接則感其餘熱而生疾

陰陽相感動其餘毒相染着如換易也其人病身體重少氣者損動眞氣也少腹裏急引陰中拘攣膝胫拘急陰氣極也熱上衝胸頭重不欲舉眼中生花者感動之毒所易約之證外臺卷二傷寒陰陽易篇引范汪千金載序勞復之忘及方是固同治法仲景載陰陽易故也

之氣薰蒸於上也與燒禪散以道陰氣錢男女丁交之後自然元氣空虛餘邪錯雜于精氣之中走入精隧溢入經絡乘其交後虛隙之中入而浸淫于藏府筋骨脉絡俞穴之間則正氣因邪而益虛邪氣因虛而益盛故有此陰盛陽衰之諸證也邪入陰經身體必重眞陽虧損三焦不運宗氣不行所以少氣邪從陰竅而溜入少陰厥陰故少腹裏急裏急者甚或引陰中拘攣皆陰邪之所致也陰邪在下而虛陽上走故熱上衝胸頭重不欲舉目中生花花下蹴義曰生花前注未有解釋者蓋胃眼中生赤花也約之案曰眼中則花多赤脉見于白眼也可知矣傷寒論為筋急急虛冷所以膀胱拘急也此眞所謂陰陽之患故以燒禪散主之

國語傳晉子叔聲伯曰醫之如疾余聞之曰疾有六淫陰陽晦明雨風實生五味五味五色五聲五節六氣淫則生百病淫生於五味五色五聲五節過則生百疾今君之疾生於女乎君子之疾不過數十日而已數十日而不已則有鬼神焉今君之疾不可為也君子之疾不可為也君子之疾不可為也君子

錢男女之交媾易所謂二氣感應以相與也以未淨之邪隨交合之情精神塊魄無不動搖翕然而感感而遂通混入于少陰之裏故以近隱處之棍褌引出其陰中之邪所謂物從其類同氣相求之義也鑑男女棍褌濕敗之物也熱治之可也如至海藏云其後人之青竹茹湯及猥鼠糞湯恐未必能合原文之意[illegible]其製思不[illegible]其藥之[illegible]謂物從其類同氣相求之義也鑑男女棍褌濕敗之物也正珍曰褌之近隱處之男女精血所流濕熱深取以用之者是以精補精已陰陽二字并房事言之又曰平素壯實無病之人一夕5病後之人交接安得有病如此者乎又曰取先病傷寒人之褌以5新傳染之人豈不戾乎

燒灰用者取其通肯同氣相求之義耳服後或汗出或小便利則愈陰頭微腫者是所易之毒從陰竅而出故腫時後方卷二治時氣病起諸復勞篇陰易又方鼠矢兩頭尖者藍水煮取服溫覆取汗又方斷[illegible]煮服仍取汗並良又方末[illegible]四[illegible]湯和服[illegible]也八二十枚又取女中下[illegible]帶一尺燒灰以酒和米飲服之[illegible]人不復取[illegible]人手足[illegible]人不復方5時後同方作女人中衣帶一尺燒灰以酒和米飲服之[illegible]人中衣卷二尺又外[illegible]同篇[illegible]出便愈又括樓湯方括樓根一味煮服[illegible]丹米右一味末以薄酒和飲汗出便愈

傷寒蘊要曰陰陽易仲景治以燒棍散活人書以猥鼠屎湯括蔞根竹茹湯竹皮湯當歸白朮散之類主之易者分寒熱而治者傷在少陰腎經有寒無熱者以附子湯調下燒棍散若傷在厥陰肝經者以當歸四逆湯加吳茱萸附子送下燒棍散主之如有熱者以鼠屎竹茹湯之類送下燒棍散主之要在審察脉症分其寒熱而已

汪氏曰仲景但云小便利陰頭微腫則愈此是元言男子病故曰陰頭微腫若婦人病止利小便而已疏義曰小便利陰頭微腫者是毒從陰出耳男服女[illegible]服男仍合陰陽交合之理治矣

雍按案王綿齋肋編王怡知堂曰云犯色傷寒猶易治傷寒犯色而取難醫者亦約之案小柴胡湯下燒褌散可效方後云百三服可知此方[illegible]之理外感表邪發散解之理也除大猪曰引其邪火從陰處出也

厥陰當歸四逆湯送下燒棍散若脉在少陰通脉四逆湯送下燒棍散若脉在太陰四順理中丸送下燒棍散

本草雍卷六曰陰陽易差後交接復病為陰陽易熱者火淫燒褌竹皮寒而脉沈緩微者四逆湯送下燒棍散

證治準繩曰當治傷寒病未平復犯房室命在須臾用獨參湯調燒棍散九服參一二斤餘得愈者三四人信哉用藥不可執一也

本草黑字食盡下注類引藥性論治婦人陰虛[illegible]

妙張至衡書後卷婦人陰疾篇婦人幽隱疾多有難於最難識認云三婦血淋三月矣云云

大病差後勞復者枳實梔子湯主之

[二十四 三十五]

錢九大病新差眞元大虛氣血未復精神倦怠餘熱未盡約之案病源卷三諸大病後虛不足候曰大病者中風傷寒熱勞溫疫之類是也金鑑曰大病差後謂傷寒病新差後也但宜安養避風節食清虛無欲則元氣自長少壯之人豈惟復舊而已哉若不知節養必犯所禁忌而有勞復女勞復食復飲酒復劇諸證矣夫勞復者如多言多慮多怒多哀則勞其神梳洗澡浴早坐早行則勞其力皆可令人重復發熱如丸灰之復然爲重復之復故謂之復但勞復之熱乃虛熱之從內發者雖亦從汗解然不比外感之邪可從辛溫發散取汗也故以枳實梔子豉湯主之惟女勞復雖爲勞復之一而其見證危險治法迥別多死不救所以約之案差字義見陽明篇廿六章上

錢氏曰有宿食者舌胎必黃曾聽校之必痛當面微利以去之又曰若復熱之虛診其脉則寸大緊其舌則黃如博基子者取其味不全出柴加龍牡湯之大黃亦切作基子塊者用二兩

錢元眞曰夫傷寒時氣等大病之後戒忌最多其最重者一曰房室之禁禁飲食之無節一曰勞復之禁禁去其二重者言之其他候不及盡記視所疾記求其方可也

勞復大謬

金匱云虛勞篇春夏剩秋冬差是用差字差之俗外臺卷三天行差後禁忌篇引集驗文病後大同小異但食復候之耳

病源候論曰傷寒病新瘥津液未復血氣尚虛若勞動傷寒未復候又傷寒病後食復候文

早更復成病故云復也若言語思慮則勞神梳頭澡洗病源時氣勞復候曰未堪勞而強勞之則生熱熱氣乘虛還入經絡故復病也又大則勞力勞則生熱熱氣乘虛還入經絡故復病也又大病之後脾胃尚虛穀氣未復若食猪肉腸血肥魚及久臘物必大下利醫所不能治也少至於死若食餅粥黍飯餅炙脆棗栗諸菓脯物及牢強難消之物胃氣虛弱病源溫病食復候曰若食大猪羊肉并腸血及肥魚多脂膏食此類大下利又停積在於腸胃便脹滿結實大小便不通因更發熱復成病也不能消化內堅食住故熱復生復胸復痞塞之病也注義不能消化內堅食住故熱復生復胸復痞塞之病也注義

吳綬謂前人有大病新差如大水浸墻水退牆蘇不可輕犯之喻也喻勞復乃起居作勞復生餘熱之病方注作女勞復大謬

不可下之必死下之亦危皆難救也

枳實梔子湯方　成本王函子下有豉字

枳實三枚炙　梔子十四箇擘　豉一升綿裹　裏翻刻

右三味以清漿水七升空煮取四升內枳實梔子煮取二升下豉更煮五六沸去滓溫分再服覆令微似汗若有宿食者內大黃如博棊子五六枚服之愈清漿水千金作酢漿千金翼同空煮

有宿積加大黃以下之　汪

勞復證以勞則氣上熱氣浮越成勞復則熱氣浮越與枳實梔子豉湯以解之食復則胃有宿積加大黃以下之

胸中也故用枳實爲君以寬中下氣梔子爲臣以除虛煩香豉爲佐以解勞熱煮以清漿水者以差後復病宜助胃氣也周如果虛勞而復當用補矣乃立此湯雖曰勞復實食復也何也新差未必大勞或偶不慎起居致食不能消化者有之若有宿食竟自過飽矣故枳實寬中破結梔子散熱除煩香豉解虛熱微汗合三物之苦寒主勞傷之復熱也如多食停滯因生熱者必搜之痛宜加大黃主之快愈之速使不久耗胃液也設不知者以病後不可用所損多矣

周揚俊溫熱經緯卷三漿水散方後曰漿水即黍米酸漿也是合華陀本草五石下品言祐新補將水水味甘酸微溫無毒主調中引氣宜和強力通關開胃止渴霍亂煩悶病消宿食宜作漿薄春秋之解煩去麻調理腑臟粟米新熟爲佳本草蒙筌曰漿水即淘米泔水久則酸爲佳本草蒙筌曰漿水即淘米泔水久則酸爲佳本草蒙筌曰漿水即淘米泔水久則酸爲佳本草蒙筌曰漿水即淘米泔水久則酸爲佳

傷寒類方曰漿水即淘米泔水久則酸爲佳本草蒙筌曰漿水即淘米泔水久則酸爲佳本草蒙筌曰漿水即淘米泔水久則酸爲佳本草蒙筌

有宿食不下大便秘實脉中有力者可加大黃

傷寒差以後更發熱小柴胡湯主之脉浮者以汗解之脉沈實者以下解之

傷寒既差已後更發熱者若病後餘氣作虛熱因當以柴胡黃芩清解餘熱以人參補其病後之虛而以薑棗和之若復感外邪而發熱亦屬病後新虛理宜和解但察其脉證之有類于半表半裏之少陽者以小柴胡湯主之若脉浮則邪盛于表必有可汗之表證仍當以汗解之但病後新虛不宜用麻黃過汗傷衛亡陽若脉沈實者沈為在裏實則胃實仍當用下法解之但衛氣已虛不宜用承

氣峻下空消息其虛實或小承氣或調胃或如博棊子之法隨其輕重以爲進止可也

方脉浮有所重感也脉沈飲食失節也

案喻云汗下之法即互上條汗用枳實梔豉加大黃微下也此恐非是

枳實梔豉加大黃湯

千金方黃龍湯治傷寒瘥後更頭痛壯熱煩悶方仲景名小柴胡湯

錢氏曰大病差後從腰以下有水氣者牡蠣澤瀉散主之

大病後若氣虛則頭面皆浮脾虛則胸腹脹滿此因大病之後下焦之氣化失常濕熱壅滯膀胱不瀉水性下流故但從腰以下水氣壅積腰足跗皆腫重也以未犯中上二焦中氣未虛爲有餘之邪脉必沈數有力故但用排決之法而以牡蠣澤瀉散主之

牡蠣澤瀉散方

牡蠣熬　澤瀉　蜀漆煖水洗去腥

成本无子字與同異

葶藶子熬

成本作椋子字與同異

商陸根熬

成本作椋子字與同異

海藻洗去鹹

成本作椋子字與同異

栝樓根各等分

成本各上有已上三字日三服无服字且在後服下五字无異云云四字更無已上三字後服三字止上有即字

右七味異擣下篩爲散更於臼中治之即治之白飲和服方寸匕日三服小便利止後服

錢牡蠣鹹而走腎同澤利則下走水道澤瀉利水入腎瀉

成本本草下無子字於臼作入本金鑑草藶上有苦字

疏義曰牡蠣鹹堅澤泻利蓄海藻散泛栝樓消腫又以蜀草商辛苦有毒直擣峻厲使從二便出

故但從腰以下水氣壅積腰足跗皆腫重也以未犯中上二焦中氣未虛爲有餘之邪脉必沈數有力故但用排決之法而以牡蠣澤瀉散主之

牡蠣澤瀉散方

牡蠣熬　澤瀉　蜀漆煖水洗去腥

成本无子字與同異

葶藶子熬

成本作椋子字與同異

商陸根熬

成本作椋子字與同異

海藻洗去鹹

成本作椋子字與同異

栝樓根各等分

成本各上有已上三字日三服无服字且在後服下五字无異云云四字更無已上三字後服三字止上有即字

右七味異擣下篩爲散更於臼中治之即治之白飲和服方寸匕日三服小便利止後服

錢牡蠣鹹而走腎同澤利則下走水道澤瀉利水入腎瀉

成本本草下無子字於臼作入本金鑑草藶上有苦字

疏義曰牡蠣鹹堅澤泻利蓄海藻散泛栝樓消腫又以蜀草商辛苦有毒直擣峻厲使從二便出

約之或果此大病後故大已當發漢毒故欲大出去其毒而漫以湯也海藻之洗亦漫之謂也

成氏曰飲服方寸匕不用湯藥者急藥緩用且不使助水氣也張錫駿曰清藥性烈而下水氣捷不可多服故曰小便利止後服

疏義曰此利水之猛劑用之大病差後無乃太峻乎或謂此水溢下焦而中焦未虛多忘當利其小便緩則上逆陽位無及矣

脈浮之火爲淫熱之要藥栝樓根解煩渴而行津液導腫氣罰滿能破其滯爲驅痰逐水必用之藥苦葶藶瀉氣導腫去十腫水氣商陸苦寒專于行水泊腫滿小便不利海藻鹹能潤下使邪氣自小便出也

鑑　此方施之於形氣實者其腫可隨愈也若病後手虛不能制水腎虛不能行水則又當別論慎不可服也

五　此論明差後喜唾之证

大病差後喜唾久不了了胸上有寒當以丸藥溫之宜理中丸

方函成本胸上作胃上下有其人二字異並同翼方差作已作久久不了

玉函無以丸藥三字

錫　丸病差後喜唾者脾氣虛寒也脾之津爲唾而開竅於口脾虛不能攝津故反喜從外竅口液也寒以飲言

錢　胃上者胃之上口賁門也

而出也久不了了者氣不清爽也所以然者以胃上有寒故津唾上溢而不了了也

錢　胃上者胃之上口賁門也

用理中湯而用理中圓者非取其緩也因病後餘症不必用丸劑力緩力緩非欲其常服耳

錢氏曰圓藥本欲常服亦非緩圖家大人曰發突挫而大邪去故免變發不欲湯藥數數冰澤也

周　理中者理中焦利在下焦已爲非治今寒在胃上何宜理中乎不知病積膈上者總胃虛不能健運也設復以逐飲破滯之藥與之痰即出矣獨不虞今日之痰雖去而明日之痰復積乎惟溫補其胃自使陽氣得以展布而積者去去者不復積已

六　此論解後虛熱证治

傷寒解後虛羸少氣氣逆欲吐竹葉石膏湯主之成本吐下有者字

汪　傷寒本是熱病熱邪所耗則精液銷鑠元氣虧損故其

程曰前條蓋是治病後虛寒此條是治病後虛熱也

生熱者何如差後竹葉石膏湯者也此種证狀厥汗厥下後並多所見愚意者當要中詳之空檢又曰差後白如出证胃陰不復虛熱上逆者也

太陽上曰風家表解而不了了者家大人曰案胃上恐當月上說

胃上三字非通語也

生寒者如差後理中丸证亦胃虛寒者也蓋此证尤與太陰少陰相近以焉

又曰如理中丸证胃虛而上焦有飲者也此证蓋不同以其係病後

又曰胸上諸注多作胃上然他無此稱胃必意喜唾不了了是胸上有寒所致而胸寒必生於胃寒故用理中溫胃以達上焦也

胸上有寒飲用四逆金匱肺中寒多

疏義曰案上條腰以下腫此证胸上有

約之案久不了了飲結神居也不必有餘熱而今也

程曰此條蓋是治病後虛寒也

此義曰虛多有大邪已解胃虛

人必虛羸少氣氣逆欲吐者氣虛不能消飲胸中停畜故上逆而欲作吐也與竹葉石膏湯以調胃氣散熱道（錢仲陽方）

錢氏曰邪之所淫其氣必虛此其常也乃虛羸少力綿綿氣短汗出身涼其人欲吐者此胃氣虛景雖未言脉若察其脉虛數而渴者當以竹葉石膏湯主之虛寒者別當消息也

竹葉石膏湯方（成氏曰此傷寒解後之補劑也當動輒用溫熱之藥殆不能仲景調養之旨）

竹葉二把　石膏一斤（碎綿裹）　半夏半升（洗）

麥門冬一升（去心）　人參二兩　甘草二兩（炙）　粳米半升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內粳米煮米熟湯成去米溫服一升日三服（若其人無煩熱者減石膏一兩）

方氏曰合膈病而瘦也少氣謂短氣也金鑑曰是治病後虛熱也

疏義曰約之少氣曰解後則稍復缺存在之意言曰差後大列太陽下曰傷寒汗出解之後生薑甘草湯主之故知非創之后之謂耳家人曰合膈不主痞之義而主勞傷之謂也約之少氣不合膈言少氣謂一膂之轉

周氏曰即云解後必內蘊之熱尚未清利故以日寒勝之況有人參補之又何懼之有哉此為熱邪未全退之后故為合法若本共以治虛寒則治失矣

程氏曰倫按本篇曰病邪雖至不可輕切為實須防元氣因攻而虛病邪已去不可輕切為虛須防餘邪因補復集故復出諸條以示通治之意凡屬差後之后不過推此例以為共例耳必以數后為印定之后數方為印定之方也

鑑是方也即白虎湯去知母加人參麥門冬半夏竹葉以方寒之劑易為清補之方此仲景白虎變方也（錢竹葉性寒而止煩熱石膏入陽明而清胃熱半夏蠲飲而止嘔吐人參補病後之虛同麥冬而大益胃中之津液又忍寒凉損胃故用甘草和之而又以粳米助其胃氣也）

醫心方卷一葉斤兩升合法第七日令案范汪方麻黃若他草一束者以重三兩為正錄驗方麻黃一把一握者並以重三兩為准

本草序例云九分云一把者重一兩為正

千金卷九數斤吐下後方九日治發汗後表裏虛煩未可攻者但當與竹葉湯

千金方本方用生薑四兩外臺秘要文仲療天行表裏右方後宋產小注重張文仲無生薑（卷三天行虛煩方）

虛煩不可攻者竹葉湯本方用石膏一升（碎綿裹）人參二兩粳米一升方後云此仲景方（方是）

千金竹葉湯治產後虛羸少氣力

於本方。去石膏粳米。加茯苓大棗小麥。

千金月令。主風毒脚氣。多睡心中悸。石發攻心。口乾方。

於本方。去半夏粳米甘草。加茯苓生薑。

外臺崔氏療骨蒸。唇乾口燥。欲得飲水。止渴竹葉飲。

於本方。去石膏。加生薑大棗。外臺卷十三虛勞骨蒸方。備古今鈎驗解五蒸湯方。於本方去半夏麥門冬。加茯苓甘草根乾地黃知母黃芩

王氏易簡方。既濟湯。治發熱下利者。

於本方。去石膏。加熟附子。疏義曰。是湯加減之妙者。周揚俊溫熱暑疫全書卷三。動暑篇云。或年高及虛寒之人。不宜用寒涼者。竹葉石膏湯稍加數附子溫而行之

和劑局方。竹葉石膏湯。治傷寒時氣。表裏俱虛。遍身發熱。心胸煩悶。或得汗已解。內無津液。虛羸少氣。胸中煩滿。氣逆欲吐。及諸虛煩熱。並空服之。諸虛煩熱。與傷寒相似。但不惡寒。身不疼痛。頭亦不痛。脉不緊數。即不可汗下。空服此藥。即本方

總病論。竹葉湯。治虛煩病。兼治中暍渴吐逆。而脉滑數者。即本方

直指方。本方。治伏暑內外熱熾。煩燥大渴。

傷寒選錄。竹葉湯。陽明汗多而渴。飲而渴欲水。水入即差。後渴。即本方。湯成去滓。入生薑自然汁三匙。再煎一沸。服。神効。

證治要訣。熱嗽諸藥不效。竹葉石膏湯。去竹葉。入粳米。少加知母。多加五味杏仁。此必審是伏熱在上焦心肺

終之。粳米後煮。又甚奇。蓋差後。隨熱不欲泥。恣填補而取快達也

間者可用。

張氏醫通。上半日嗽多。屬胃中有火。竹葉石膏湯。降泄之。

又脣青有二。若脣與爪甲俱青。而煩渴引飲者。爲熱伏厥陰。竹葉石膏湯。若脣青。厥冷而畏寒。振振欲擗地者。爲寒犯少陰。眞武湯。

又夏月感冒吐瀉霍亂。甚則手足厥逆。少氣。脣面爪甲皆青。六脉俱伏。而吐出酸穢。瀉下臭惡。便溺黃赤者。此火伏於厥陰也。爲熱極似陰之候。急作地漿。煎竹葉石膏湯。誤作寒治必死。

夷堅志。袁州天慶觀主首王自正病傷寒。旬餘。四肢乍冷乍熱。頭重氣塞。脣寒面青。累日不能食。勢已甚殆。醫徐生診之曰。脉極虛。是爲陰證。必服桂枝湯乃可。留藥而歸。未及煮。若有語之曰。何故不服竹葉石膏湯。王回顧不見。如是者三。遂買見成藥兩貼。付童使煎。卽盡其半。先時頭不能舉。若戴物千斤。倏爾輕清。脣亦漸暖。咽膈通暢。無所礙。悉服之。少頃。汗出如洗。徑就睡。及平旦脫然如常時。自正爲人謹飭。常茹素。與人齋醮盡誠。故病人脉已解。而日暮微煩。以病新差。人強與穀。脾胃氣尚弱。爲神所祐如此。

理病餘之要法也強与穀胃強
心移曰此即食復之輕証

野氏曰貴家大族多有女兒嬌
總又經汗下之後腸胃空虛
尋常食雖人食而未能消化必
須致疾難於自治況全在父母
曉解左右有能開和之人為周
節之則可也若病人差後惟
喜白粥則永無患矣
孫氏千金卷十勞復中二日病
新差後但得食麻米粥宜少
食令飽慎勿飽也不得也有所
食雖思之勿与之也引日轉久
可漸食羊肉云
約之要不病人斤投邪病人皆脉已
解則用六脉十皆未解解可知矣蓋
曰差後解後之一等解解者
約之要不病後与食法并與文可
宜與論下卷論食篇及調理法
篇等

不能消穀故令微煩損穀則愈病人玉函作傷寒

喻脉已解者陰陽和適其無表裏之邪可知也日暮微煩者日中衛氣行陽其不煩可知也乃因脾胃氣弱不能消

錢氏曰病人脉已解是邪氣衰去矣而日晡陽明旺時胃中之穀氣蒸而煩也此不過穀氣稍重耳故其煩亦微也不復如來時但覺其穀氣盛耳

穀所致損穀則脾胃漸趨於旺而自愈矣注家牽扯日暮疏義曰前條惟云病解至此則云脉已解

約之要飽食則亦邪故与陽明病同治

為陽明之王時故以損穀為當小下不知此論差後之約之又要書陽盛夜子初以來亦陽光但西戌亥至陰而陽衰故胃陽當此時亦煩發

證非論六經轉陽明之證也方注曰暮即內經曰西而陽氣已衰之意所以不能消穀也損穀當是減損穀食以休養脾胃不可引前條宿食例輕用大黃重傷脾胃也魏損其穀數每食十升者食七合食五合者食三合俟脾胃漸壯穀漸增益亦節飲食防病復之下道也

右八病篇及仲景序以趙清常翻刻宋本詳密精審校雖炊合誦捜臺過畢安改六年己未重九秋雨滑滑豈脚奄陽竺侵近苔軒森約之右八病篇又以宋本可不可八篇勘比稽對悉記異同今卒業矣安改丙辰孟川朱澄所翻刻趙刻宋本即所校用本也耳安改己未十月三日之夜三更源約之以禮文記

玉函經病後勞復發熱者麥門冬湯主之方與金匱要略欬嗽篇所載同此條今本遺脫當是仲景舊文

龐安時 元符　宋肱 大觀 政和　錢聞礼 紹興
許叔微 紹興　李知先 乾道　郭雍 淳熙
成無己 嘉泰開禧　李子建 嘉熙　楊士瀛 景定
吳恕 至元　張璧 嘉熙　黃仲理 洪武廿六年
許弘 永樂　陶華 正統十年　吳綬 弘治十八年
汪機 嘉靖十五年　方有執 萬曆廿一年　王宇泰 萬曆三十二年 張兼善
趙開美 趙嗣真 沈亮宸　吳有性 崇禎十五年
喻昌 順治五年　張志聰 康熙二年宗印 廿三年集注　閔芝慶 康熙六年
張登 康熙七年　張璐 康熙六年
徐彬 康熙十年　張倬 康熙
汪琥 康熙十九年　程應旄 康熙九年
周揚俊 康熙廿二年 新載　錢潢
秦之禎 康熙五十三年　張錫駒 康熙五十一年　顧憲章
柯琴 雍正七年　魏荔彤
王三陽 雍正　尤怡
醫宗金鑑 乾隆十四年 林蘭 沈明宗 鄭重光 程知 吳人駒　徐大椿
舒詔 乾隆廿五年　劉奎 乾隆五十五年　吳儀洛

文久元辛酉三月廿七日票紀此易復一篇一過竟都香書院檀園貞軒蕃亭雅鳥義約之今聘財於長象
安文久元辛酉三月十八日与諸生員輪講一過竟都香書院檀園貞軒蕃亭雅鳥義約之今文久元辛酉四月三夜全卒業森約之

望三英伯傑鹿門氏明醫小史曰徐春甫字汝元號東皋
吳崑字山甫号鶴皋　陶華字尚文号節菴　吳綬号仁垚
王履復字安道　王宇泰字宵堂号損菴又号念西居士　才有執字中行号九龍山人
李仲梓字士材号念莪　馬蒔字仲化号玄基堂　張三錫字叔承号嗣泉
張璐字路玉号石頑　徐彬字忠可號嘉言之門生

安改六己未二月十八日我豈盍知素密死業此經之門人試讀已來家大人聽聽諸生之講習而辭其約辭其雜糾其謬且教其餘義未敢之秘詳示悉授無復餘縕諸生仰焉然而家大人言高博深邃陽陰奥眇諸生不能輒發明其意心故約之常侍旁承受其語為告辭之使諸生得接其意特是諸生始得見知經義大凡家大人言及古來注家說咸得余約之旨之處儀而始行矣故終旨之不了注之不晰文字之義我音聲之理諸生乞其教者成四百家大人而質問于約之剖析分其家決斷善惡精義密論上博乘天下貫全古從之來之欲千古之惑始合然氷解無復遺恨諸生因易名皆得其官矣今夫江都醫曹林推家大人為因子醫曹之表斗南論之巨擘雖然家大人所行辨解論說著述枝蔓悉見約之常左右輔相而寓有制作訂之於是天下傳約之旨因子博識無復多比者又家大人解經為因其宿疾淡飲者愈多見之實難乎不可易之大論約之常偶揚之諸生傳化其微妙之教云約之業門人生員試講集解者邪俗謂之輒滿百夏人謂之寡滿百日知之是其高著集經者之名也家大人所創言微飲者乃主玄閣主真要大論求其屬也主注所云陰陰毀羽是也主注曰益火之源以消陰毀羽壯水之生以制陽光是也

誠之館醫曹橫第二行本書家大人聽試生員寡滿文久元辛酉四月八日卒業同三矣亥十一月廿八日卒業中間有故休不行者合計至戊餘也學演學塾乎書徽軋邪人森約之音機翁同第三行輪滿文久三矣亥十二月三日卒業應三丙寅十月八日卒業森約之名礼父東忠風登雖然其中間不行會休止者屢多故為如此遲延也

傷寒論輯義卷七終

元堅覆審

元凱再行

先府君櫟蔭先生傷寒論輯義七卷。屬草于享和辛酉。爾後間有補正。將更其稾。而遂不果矣。蓋醫經注釋見存于今者。殆數百家。各立門戶。紛糾不一。先府君蚤既于斯。廣求旁搜。融會而折衷。以誘後進。若其素靈二識。金匱輯義。以屢經手訂。將逐部刊行。特此書未全整次。不敢輕出示人。柰何昊天不弔。奄捐館舍。豈不痛慟哉。元堅不肖。竊謂傷寒論一部。爲文峻潔。義理判於毫芒。寓意淵奥。神思運乎呼吸。所以奪造化之權。而抉天地之祕。自非純思精慮。洞古達今者。不能善讀而善用之矣。嘗攷諸家注釋。成聊攝順文直解。稍屬淺拘。然創闢

昊孚卷一內篇諫上第一景公齊且危章曰今自聊攝以東至於海上其人民眾矣杜注左傳聊攝齊西界也平原聊城縣有攝城

之功誠偉。能爲來者所矜式。方中行。亦出新裁。非無發揮。然憑其私。顛倒經文。實作之俑。喻嘉言。略本中行。更益端緒。後人何以崇信之至。柯韻伯學識頗高。最有所見。而猶多臆斷。程郊倩閒話俚語。失解經之體。至論理精密。殆非諸氏所及。汪苓友處心平穩。疏通前注。雖未能脫陋習。固與專已守殘。相去懸隔。張隱菴及令韶率由舊本。不敢錯易。蓋不蹈時趨者。錢天來辨訂不遺餘力。然或失太鑿。亦不無膠柱。醫宗金鑑。滙纂之洽。殊爲有益。其刪章改句。無所不至。抑亦妄矣。其他不過摹倣勦襲。換頭易面而已。要之。皆是莫非沈潛研覈。溯源於仲景者。然意見各出。得失互存。不爲取舍。則無以一學者之聽矣。此卽先府君所以撰此書之微意。而至執其瑕疵。一槩抹摋者。不欲效尤也。今此書之作。證明文理。訓窮義蘊。於諸家注釋。參伍審攷。簸秕糠而揀精粹。正紕繆而補未逮。且就晉唐諸書。勘其異同。効取從亦方說。引申經旨者。以附每條。於是。微言大義。燦然較著。臨證措治之際。左右逢原。應變無窮。學者注思于此。則升堂齊哉。亦何難之有。顧者門弟子懇求謄錄。而傳寫或致譌謬。仍商之家兄。戮力校讎。以鋟于木。凡五閱月而功告竣焉。唯其未脫稾。有姑存數說。而未爲決定者。有

本草綱目

孟子趙岐題辭曰孟子言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為得之矣斯言殆欲使後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於說詩也

注文有礙而未加細辨者。今悉依其舊。讀者當以意逆志耳。嗚呼。先府君之所祕。一旦出而行之。神乎有知。其謂之何。雖然。誠是數十年稽古歷驗之所致。豈可使其流傳不廣。此所以與素靈金匱諸注。並刊問世。永垂不朽也。

文政五年歲在壬午夏四月六日　不肖孤元堅謹跋

嘉永壬子春三月下旬抽訂畢去歲秋末已為校正今亦再覽耳　辛陵源　約之以礼父

文政五年壬午初夏

暑往寒來春復秋　夕陽西下水東流　出程郊倩後條辨
春有百花秋有月　夏有涼風冬有雪　同上

京都　出雲寺文次郎
江戸　英　平吉

110X
260
12